棗林外索

棗林外索序

楚左史倚相能讀墳典丘索之書後人各有解而於八索或云即八卦也大易擇順索隱故司馬貞有史記索隱過此無聞焉余性好涉獵雖家無藏簡時閱於市或乞覽其華然當於心者皆寸紙錄之使空函中積若干紙獨陶宗儀之覽也于是傾函而汰之幽賞併證頗稀耳目之凡近或見闕共著於賣其冷僻有裨帳枕恨限於管蠡之內一窺一測於四庫丘車尚其采其指敢云餔糟啜醨抑祇可自怡遂題其簡端曰棗林外索棗林吾家所自始也舉揉風土不忘本也且身在泥塗呫之嗶之足矣或以左史倚相司馬貞若而人幾相值于中原則若之何曰

陳蔡之賦不足較也謹避君三舍特在

順治甲午秋七月庚戌談遷書於燕邸之晨露下

棗林外索

鹽官談遷孺木輯

天地

皇甫　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為十二次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間距周天積七百萬九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九十一里故日月所照三十五萬里　騶衍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　鄭氏曰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鶉火周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析木燕也此十二次之野也

盤古塚

大觀圖經云塚在江都縣西四十里上有盤古廟其像披髮席地而坐蓋出成都禮殿畫像也按路史洪荒之世相傳長誰之間有巨神出焉駕六龍乘次人皇氏而居天下號盤古之名豈謂此耶 揚州府志 又河間青縣南七里有墓其港以盤古為名

燧人氏

路史及通鑑前編燧人時於日月之都寓於南垂楚南垂也參道南楚記今楚溪洞諸蠻擊石取火剡木矢信猶有燧人之風

伏羲氏

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孟康曰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

銅梁李椙山先生問張佳甫肖甫曰六十四卦始於何時肖甫曰文王重之先生曰非也觀繫辭取諸渙等卦則三皇堯舜時事書言龜筮協從則唐虞時事則六十四卦上古已然矣又曰古人釋辭(經)不敢自信故傳不與經相參小象序自為類試讀之無不叶韵至後儒始分經傳故宋人俞琰集說無(不)為無見若使易無叙卦傳不知後人將六十四卦顛鑿何狀矣居東先生集

易之書未嘗不成故以未濟歸焉說者以為既濟豈聖人之意示蓋闕朗子明以六變之說解易故其言曰易以既濟終焉 洹

辯

伏羲文王墓前蓍艸季子墓前掛劍草鄭玄讀書山下書帶草

嚴陵白茅麥女拖包艸皆偃卧什

神農氏

隋州厲山鄉有神農社又有神農井生而九井皆出塚在鄭縣

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此淳于俊對 一答一

高貴鄉公言也漢魏間人士守經甚嚴斯言必有所本陸琛傳 胡一

疑録

赫胥氏

赫胥氏造梳二十齒實髮

蚩尤塚

真定蚩尤塚七所、每當祭蚩尤、其日白氣貫天、

上古殺諫臣

上古東里子、栗陸氏臣、冀文、夙沙氏臣、俱直諫、被殺、

黃帝

黃帝傳七十世、尸子史記及通鑑前編止八代黃帝塟橋山、在中部縣東北二里、其山形如橋、沮水環遶之、山高有麓、有黃帝廟、山周城塹五里餘、樹百萬餘株、橫順成行、參天徹日、舊傳黃帝騎龍升天、其臣左徹感思、取其衣冠几杖而廟祀之、出於秦皇漢武時方士之說、固不足信、至謂塟衣冠於此者、乃臣子不忍直

言葬黃帝故曰墓衣冠猶稱君覺曰晏駕疵勝多
烏號為黃帝乘龍事又武陵寰宇記延溪有柘樹若干枝條暢茂常烏集其上枝下垂及地烏去枝偶折群烏噪號不已主人取其枝為弓名烏號

倉頡

黃帝史官生而神靈有四目觀鳥跡蟲文始製文字南樂縣吳村人

禪通記史皇氏倉帝名頡有曆德生而能言及長登陽墟山臨洛水之汭靈龜負書遂創文字文字成天雨粟鬼夜哭居陽武而葬利鄉陽武縣志

玄武神

黄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氏洵七河之津是為玄帝也徵御百神召至雷電衆結元之東周旋八外豬有銅臺之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不封而填之鑄羽山銅為寶鼎以獻於神峰大約與黄帝鑄鼎首山事同陶貞白與楊許諸仙往來親得其說而紀之尚有可信若夫淨樂國王之說俚甚不足存者朱公安鼎太和山記

荆茹豊

黄帝之臣有荆茹豊玄中記左傳註楚有茹人城張揖音荷古樂鶩何食〻茄下〻丹鉛四錄

常儀

漢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周官註云儀字古音俄今月中嫦娥之說本於此又有引天問云何羿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嬪以為羿妻乃宓妃真夢中辨夢右詞皆托言河伯豈可射水神豈可妻古人蓋以刺夫有權力而妄冀者隱其詞為喻耳馮元城集

老童貳負

老童即騩山神耆童也顓頊之子其音常如鐘磬泰容黄帝樂師也

疏屬山今延安綏德州山海經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山桎梏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在開

題西北漢宣帝使人鑿上郡獄屬山於盤石室中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因問群臣莫能曉劉向按此言對之宣帝驚異始重文學

尭祠

金章宗承安二年唐山縣夏旱邑民禱於尭祠如期而雨秋稼未登民艱食神降靈默喻近祠民曰山陽石盡為麪矣可取而食掘之試之果獲麪飢者賴以全濟傍郡聞之來取者日萬餘人迨穀登始無麪 順德府志

巢父許由

巢父故居在東昌

許由友巖傳蜀之巖道人 張華博物志

古字

益為[illegible]契為禼皐為咎君牙為君[illegible]此古聲之通用也同音而異文者[illegible]為[illegible]為儔鯀為鮌[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為受[illegible]為[illegible]此古字之通用也

稱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揚雄亦云夸大者為之樓賜
叔度日抄云從來人以莊周盡是寓言卻不曾深考如堯讓許
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
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事但周之言文飾過當耳左
傳云夫許太岳之後杜註云堯四岳則太岳非由乎高士傳堯
召許由為九州長豈即岳之任歟按伯夷傳太史公云箕山有巢
由冢是不疑為無是人矣古人之名不見於六藝何止由光而
統欲廢之耶楊誠齋有詩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
子雲之見議於人宜矣 李濂河南通志

舜

羅泌云書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為小篆而泐者過半其可讀僅六十言碑中序堯舜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產舜質之史記、蓋同生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蕁畀為婚之疑、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生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記、拘於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為一人、又刪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關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太史公亦迂哉。楊慎丹鉛錄

帝舜仲冬相巡狩至大茂山、阻雪、遂行望秩禮、忽廟傍飛一石

堯帝前又五載巡狩其石飛於真定曲陽故石傍亦有廟其石曰安王石三代而下歷秦漢隋祀北岳於渾源之恒山五代失河北宋界白溝河遂祀北岳於真定之曲陽其石長九丈尺廣四尺厚一尺二寸於舊窯廣狹不少爽 曲陽縣志

舜崩于蒼梧非葬鳴條即宋道州土人述舜丹成蛻去如軒后葬衣冠故事 馮元成集

舜妹画

世但知封膜作画不知自舜妹嫘始客曰惜此神技創自婦人

吳郡沈顥画麈

舜弟象

永州零陵縣有鼻墟宋顏苑云道州永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竊嵯絕徼非人跡可歷去兩州各二百餘里舜封象於有庳蓋此地又道州北六十里舊傳劉封於此後人祠祀之唐刺史薛伯高毀其祠柳宗元作作鼻亭記云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考民風披地圖而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又圖朝王可仁有象祠記

舜三妃

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

帝王世紀

馮元成游桂林見有舜祠詢之諸生云此地皆苗人簡自干羽兩階之後家家祠舜因訛而為舜沒於此至稱二妃哭舜淚滴於竹竹生斑竹不知舜娶二女時未三十古者二十而嫁二妃時亦二十矣舜年百有十歲而終則二妃計亦百歲豈能盡無恙相攜至於窮荒地耶

善卷

善卷舜七友之一見莊列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不受武陵有善卷壇辰溪有善卷冢宜興有善卷洞宋政和間賜號遯世高蹈先生

皐陶瘖

淮南子、皐陶瘖而為大理、此劉安恠誕之說、石泉齋云、卽使劉陶瘖、而為大理、民事不冤也、蓋假令之詞耳、謂皐陶真瘖、則虞書皐陶執都而孰俞之、俟周說楷

后稷

后稷之孫叔均、始教牛耕、山海經牛耕

四凶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帝、謂[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由此觀之、四族之罪、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為

要荒之君長耳　東坡志林

鯀治水無績，自沉羽淵，化為玄鱗，號河精。　開州城西十里鯀隄，自滑縣入界，相傳鯀治水時所築，又慶雲縣南四十里長城嶺，乃伯禹所築古九河隄也。

三厃山　尚書作厃，从人在山上，唐玄宗易以今文危字。

伯益蟲王祠

寧縣蟲王祠云：百蟲將軍，乃烈山澤之伯益也，歲祀令必躬臨。祠祀最古　寧縣志

禹治河

禹治水，河從積石北東而南，封三千里，至龍門而為西河，冀州呂

梁山。峻流激、從呂梁北、鑿龍門以殺水勢、導之又南至華陰。
自南而東至底柱、今河南陝州之三門山也。又東徑孟津過洛
汭、經鞏至於大伾、今大伾名濬縣臨河之山也。又北過降水、今真
定冀州枯降渠、至大陸、屬中山、今真定晉趙深三州地也。北分
其勢為九河、復聚為逆河、蓋迎之以入於海。簡絜一水、先儒誤分為
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
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由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
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隄。
在今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於大名清豐。武帝時溢平原、今德
州也。徙頓丘、今清豐縣也。又決濮陽瓠子口、今開州界也。注鉅

野、今濟寧州、即大野也。始通淮泗。元帝時、決館陶、今臨清也。又決河清靈鳴犢口、今高唐州也。成帝時、決東郡金隄、決平原溢渤海清河信都。渤河、清河、今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玄宗時決博州、溢魏州。博州、今東昌。魏州、今大名也。五代時、決鄆州博之楊劉、滑之魚池。鄆州、今鄆城縣。楊劉、今東阿縣也。

一統志、徒駭河、在滄州慶清流縣西北二十里。太史河、在南皮縣治北。馬頰河、在東光縣界。胡蘇河、在慶雲縣西南。簡潔河、在南皮縣城外十餘步。鈎盤河、在獻縣東南二百八十里。鬲津河、在慶雲縣、又在樂陵縣西三十里。世稱九河所在、與此多不合。又先儒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

苞淪於海此盖後世新河而傳以舊名耳今已亦湮塞姑存於此

慶雲縣志胡蘇河在縣西南十里漢志云以其水散若胡蘇故名禹貢許商志在東光興隸之境

南津河在縣南近城輿地記云在興隸漢志云南界足空也河勢據高敞隘肖形為故名今河廣可里許自西南繞城下東北入海萬曆六年本郡撤欲開極通德州四女閘河入海

河間府志南津見在東光南縣界中軍津非其地也

簡絜河禹貢四簡四絜為二河今合為一在縣南四十里土人訛呼為獻河河間志曰在滄州之臨津縣滄州無所謂臨津者獨慶云瀕大河而立邑古棣城亦去古黃河不遠郡名水許亦

似臨津之義古臨津注云在樂陵縣東今慶雲在樂陵東三十里、爾河故道宛然、山川之不改其故處也如是、其水湲湲經縣南、又繞東北經孝圖橋入海、

覆鬴河、古名覆釜、在慶雲縣南二十三里、爾雅云狀猶覆鬴故名、寰宇記云、在無棣縣、慶雲古之無棣也、輿地記曰、在陵縣西三里、山東通志曰、覆鬴河、自慶雲經海豐入海、陵縣在慶雲之西海豐、在慶雲之東、未有流經陵縣海豐而不由慶雲者也、

鉤盤河在慶雲縣南二里、治河通考云、鉤盤河、在獻州東南二百八十里、獻州今為獻縣、在慶雲西北、慶在獻東南二百六十里、河在縣南又二十里、山河之不改其故道也如是夫、

馬頰河在慶雲縣南二十里土人呼為頰河里河有灘數處國初設頰河灘牧馬草廠二處見古碑即禹貢之馬頰河也爾雅曰狀類馬頰故名縣南鉤盤簡絜諸水彙匯於此流至海豐縣入海

河源

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為抹處犛牛河為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犛牛河東北之水是為河源余西還宿山中嘗飲其水番人戲相謂曰漢人今飲漢水矣其源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今所涉處西三百餘里與崑崙之水合流中國相傳以為源自崑崙非也崑崙名麻琫

剌、其山最高大四時常雪有神居之番書載其境内祭祀之山
有九、此其一也、并記之。元僧宗泐
俞安期曰余志湟中賦黄河歷考載籍則今所稱積石山在河州
西寧境者皆誤是積石者即漢之河關縣山也唐咸亨中薛仁
貴征土蕃敗績大非川大積石以東之地乃以河關静邊鎮置
積石軍其後又陷於土蕃久之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遂指積
石軍爲積石山後世紛紛祖其説以致山海經及水經諸書爲
荒唐也按山海經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郭璞註云山在河關縣西南羌中班固西域傳云河有葱嶺于
闐兩源合而東注蒲海昌一名鹽澤其水冬夏不增減潛行地

下面出積石山為中國河范曄後漢書曰段熲自煌中追燒當羌且鬭且行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隋書曰宇文述追破吐谷渾得地四千里註云有積石山河水所出又有烏海唐貞觀中李靖等西征吐谷渾軍次鄯州始議所向將進出塞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嗟乎山海經圖為荒唐而兩漢書及隋唐之史所載皆書非乎况張守節為唐開元中人作史記正義猶云河州有小積石山河源出大崑崙山入鹽澤東南潛行入吐谷渾界入大積石山入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則禹貢所導積石山尚在今所謂星宿海河源之上獨不覽唐史所云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

積石山之文可謂的証乎

崑崙山在肅州衛西南二百五十里俞安期曰按范曄後漢書志郡國云臨羌有崑崙山班固漢書志地里山在金城郡臨羌縣志註云西北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西有弱水崑崙山祠至唐而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其國中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稱二山中高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虜曰悶母黎山騰國潘昂霄黃河記云吐蕃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即崑崙山國朝洪武三年西平侯沐英九年征西將軍鄧愈追荒人至此山民云是崑崙山始於漢張騫時馬岌傳會歟抑之言也馬岌為涼酒泉太守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周穆王見西王母謂此山宜立王

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戩從之西王母既祠厥後沈晦遂以崑崙載之臨羌而注班固地理志者亦仍曄書張大之詞諸地志酒泉之南山非臨羌之西北矛然禹本紀云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其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龍魚河圖云崑崙山天中柱也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河水出其東北陬淮南子云高萬一千里有奇上有木禾珠樹佛圖調西域志云阿耨達大山其上有大淵水康泰扶南傳云天竺恒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穆天子傳云天子曰崑崙山入於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瀍水以西至於崑崙側墟池上萬有一千一百里郦道元注水經按是數既參以

山海經謂至互殊非所譯究盖致之山海經而不睹崑崙有海
內大荒之別也山海經之海內西經云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
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百神之所在河水出其東北隅入
禹貢所導積石山郭璞注云言海內明譯外復有崑崙山又山
海經之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
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
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女是有二
崑崙為盖提天子所登乃海內之崑崙班固西域傳所載南北
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
則限以葱嶺計其里至度其所在所是介葱嶺于闐之間矣葱

嶺以西為天竺國又西有大崑崙是為天柱是為地中山海經
所謂大荒中之崑崙西域志所謂阿耨達大山禹本紀所謂去
嵩高五萬里水經所謂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又東南
入葱嶺山者是也乙班固所謂河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是其後復
出之源也張騫尋河源至于于闐葱嶺以為河源而司馬遷逐
有烏睹崑崙之論不信夫禹本紀山海經之載又言九州山川
尚書近之獨不覩尚書所有織皮崑崙析支渠搜之紀乎又水
經載河水由葱嶺經西域十三國而注泑澤班固載河有葱嶺
兩源合而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即泑澤也去玉門陽關三百

里廣袤三百里其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范曄載
西域內屬諸國自玉門陽關西至蔥嶺六千餘里具紀河源與
固同大漢自燉煌西至鹽澤列起亭障戊己校尉史於車師都
護之府置於烏壘介西域之中督察動靜是蔥嶺流入於蒲
昌漢之官卒目所經見固曄之載諒非鄒邀計度之詞水經所
載十三國道元亦引固曄之書入証往往暗合亦非誕妄由漢
以由彰彰較著嗣後唐咸亨中薛仁貴往吐蕃敗績失河湟以
西之地久之遷就河州以西之山為積石而以積石東北星宿川
為河源而崑崙益為明証遂入為酒泉臨羌之境矣且尚書崑
崙析支渠搜次第序之大析支即河曲羌所居都實所稱九渡
水渠搜在今榆林北去析支之下五千餘里崑崙應在析支之

上而都寔稱自九渡行二十六日程始至崑崙南則崐崘在析支之下矣有是理哉大抵唐自肅代之季吐蕃據有河湟華夷隔越既易五朝歷數十年邈無經載迫於劉元鼎使吐蕃胡惟于承襲異域之書務為矜奇之說而杜佑之通典歐陽玄之廣記馬端臨之通考不致前代之藉堅執乎元鼎之詞極詆山海水經以及班固郭璞酈道元之儔是不悟元鼎所記之地皆漢隋唐初錯持如睽煩宇文述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經行之地也至於潘昂霄之記一出奉為指南以至今日俾崐崘之墟千載下穢深可慨也矣

導江

國初鄭楷長江萬里圖記按禹貢導江自岷山或謂初甚淺隘春冬可涉東南七八折行千餘里播爲南江北江益深廣演迤又西至灌口其波蕩豖敕不可遏太守李冰鑿離堆以分其勢別流至成都引以溉田畝常稔稍下至彭山復與經流合少折而東南行七百里至嘉定合雅州水湍最悍舂撞沸吼曲行五百里過敘州合馬湖水稍東南行四百里至瀘州北折二百里復東行五百里少南又東行三百里至重慶合嘉陵水三折北東南行過長壽東行過涪州合彭水行北稍東至酆都北行過忠州三折而東至萬縣自重慶約千五百又東行五百里則白鹽赤甲諸峯並在望中夔城居灧澦堆上十五里城下魚復河

有武侯八陣圖亂石隱〻可見灔澦石高可二十丈當瞿塘峽口自是山勢東溢(庭)水深不可測陽臺十二峯突兀霄漢間水委蛇而行沉〻無聲窮猿古木叢竹怪禽響相答又歷巴東至歸峽兩崖倚天或斷或裂行可七百里乃出峽山勢劃開望夷陵如砥尺田爽行(陵)東北(行)五百里至荊州流始緩廣可六七里東南(行)五百里至巴陵合洞庭諸水流益漫行北行五百里至武昌合漢水廣可十里自武昌東北行至黃蘄九江五百餘里與彭蠡水合(共)行四百里過安慶水極深險旨風狂雨發作無節舟人以江勝雲氣為候過池州太平北合梁為肥水南合當塗水過采石磯至大勝關約七百里過漕渠環京所城下北過龍灣揚

子層可四十里五鎮江又引渠通淮轉漕千餘里過江陰入於海

九州

禹貢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　周禮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
爾雅冀豫荊揚兗徐幽營

禹碑

夏禹隨山導水功成刋石衡山輿地紀勝云在岣嶁峯又傳在衡山縣密雲縣雲峯昔樵者見之宋嘉定初蜀士因樵者引至其所以緻打碑九七十二字刻之夔龍觀中隨俱亡後會憑張季友自長沙得之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於嶽麓書院皆蝌蚪

文字九七十七字不可曉碑旁小書云右帝禹刻南岳密雲峰山頂之間水綫石壇之上內三字剝落　明嘉靖初國子生沈鎰自謂能辨其文云承帝日嗟翼輔佐卿水處與登鳥獸之間參身洪流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形折心罔不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衷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鎰又為釋義謂得此刻鑄夜夢一長人挈一古瓶授鎰其色黃高尺許上方下員腹內金環四口旁橫書三字曰某宮造下有篆文如龍蛇草木形寤而忘首一字起誦碑文恍然有省鎰遂註釋志之時大司馬湛若水守南國子祭酒沈生以是碑見湛書其後云右沈鎰所辨神禹碑文

文也爲篆與後來篆法懸絕於[何]所考信君吾方以不得考其文契其義以爲憾見生此辨已一快于心遑知其槩否乎且沈生目叙夢長人所遺罍與字豈不異哉冝從諸刻碑[儗]以俟後之君子必有能識之者竊謂蝌蚪文字若孔氏所藏書魯共王出之壁中當是時已謂蝌蚪書廢已久時人弗能知者何言後世且所識[釋]止據後世楷書一端髣髴擬之於六書猶爲未盡天[夫]何書

天一作又

蝌蚪哉此碑爲禹所遺亡疑乃其文義缺之可也萬曆間副使嘗大熟刻置石鼓書[院]後 衡州府志

尚書頋璘曰余登衡山陟祝融之巔下尋方廣經岣嶁之麓未上訪從行道士云山舊爲碑雖岩閣或有古刻皆已磨滅不可

藏矣沈生所得碑本乃嘉靖初長沙太守新安潘君鎰得於嶽麓書院後山艸莽間剔苔剔土搨本人傳聞是宋人所摸刻也生誤傳以為禹本刻甚象亦未之考蓋禹去今數千年衡山石質疏屬當時縱碑碣必刻之岩間風雨冰雪之所剝落湮沒久矣計宋時亦已無跡故歐陽諸公集古錄等編皆無載此又貴於宣王石鼓使有之豈皆棄遺之哉度宋人此刻亦前古流傳搨本余初見亦疑為稱王不宜稱帝今乃帝禹刻三字即宋人所刻題偶誤耳余昨經平遠橋九疑山蔡伯喈隸銘亦出宋人所補幸有題識可考則漢刻山岩者在宋已滅況三代之初乎泰山石堅故秦刻猶存昨觀衡山前代題名唐惟李義山三字在祝

融矣六朝以前無存者大抵山石易損故耳前代豈無一人通（一本作豈前此無與識耶）識耶然上古書跡自是罕寳雖傳刻固可貴也古者書法之興皆取象山川魚鳥艸木之類尚精於水今篆体皆有彬（流）水形出禹無疑獨華沈生精思妙契釋文見義謂非神授不可也楊殿元用修在滇南釋之僅數字不同尤可見人心之靈聖賢之妙天然符合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否則千載之下萬里之外不約（安得）而同若是乎嘉靖戊戌二月既望東橋居士顧璘書於清陽行臺懸几集

何傳卽番遠曰禹碑後人屢作古人書皆瘦勁蒼頡傚鳥跡為書時未有筆安得肥澤如物象然若筆為之且禹書淳化帖有

其文豈如此肥澤耶

謝肇淛曰衡山祝融之碑非篆非籀非蝌非鳥後人以意傅會掇合成文雖曰禹跡吾未敢信以為然

石紐鄉

帝王世紀禹生石紐按石紐鄉在汶川縣境禹廟在四川茂陵

東門張南書邢哥跋

伯益

伯益即伯翳也秦聲以入為去故益謂益為翳也字有四聲者多轉用如益之為翳去声契之為卨入声皐之為咎去声君牙之為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繇舍之

為儵繇之為鮌也之為儡紂之為受國之為鞞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史記五帝本紀言益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重黎二人而合為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為齊世家之祖而擬齊人伯夷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于族遣二手矣故其舛如此羅氏路史直因之直以益翳為二人又以伯翳為皋陶之子則嬴郾李三姓無辯矣且楚人滅六國後時秦方盛於西延於東趙基於晉使柏翳果皋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皋陶不祀乎又以益為高陽氏之才隤數至夏啟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而舜攝舜荖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以為身後之計乎　金履祥伯益辨

益字隤敳帝高陽次子伯益也　水經注

鬻熊

夏鬻熊為宗伯唐天寶六載詔配享禹於安邑又文王師鬻熊楚之祖也鬻子年九十見文王又武王問鬻子守而存攻而得戰而勝又成王問鬻子興國之道是歷三世壽當百五十餘歲

右鬻子二十二篇今存十四篇賈誼新書執述七篇

夏時

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見巳刑楊楮春秋攷正

三亳

商始居亳今鳳陽府亳州書有三亳偃師縣西十里帝嚳所都非湯也皇甫謐辯之曰西亳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湯自商丘

来始都之隣葛伯、今寧陵之葛鄉也曰南亳宋州北五十里大冡城南湯受命之地曰北亳一曰景亳景山名或云攷冡城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

伊尹

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説而乃信皐陶釣於雷澤兮頼虞舜而後親此二事甚僻見馮衍顯志賦 伊尹卒于沃丁之世蓋百有五歲 竹書紀年 伊尹塞膀生棘背直如矢 鶴林玉露 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俎之才也猶書曰述樹云爾而說者遂謂伊尹為庖人非也 李濂河南通志

鬼方

商高宗伐鬼方朱子以鬼方疑即荆楚廖道南楚紀云史記匈奴傳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鬼方者指北虜也今雲南於狫廣曰猺獞及宋定辰溪諸蛮俗多尚鬼朱子之疑得非此耶

彭祖

籛鏗歷仕夏商〻封彭城伯故世稱彭祖壽七百七十七歲子五十四人第二十八子孚為周文王師去竹氏籛後世道流見彭祖永年乃援入人仙通鑑及道經武夷志諸書皆附會命術之說（錢緒山先生集）

彭祖卒於夏六月三日其攀柩者曰杜見等六十八皆凍死就

葬於西山下墓至今猶在號曰杜見墩又墓前有薤林春不種而生秋不收而枯或人妄加耕鋤墓傍則雷雨大作見史蘭記

安吉州志

眉州彭山縣東十里彭亡山周末彭祖家於此而亡故名後漢岑彭擊公孫述至武陽營所聞山名彭亡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而止是夜果為刺客所殺初岑彭至其地歎曰平蕪今訛為平模

山一統志

武夷山籛鏗二子長曰武次曰夷因以為名 列仙傳

太王翦商誤

至於太王實始翦商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太王始

[illegible]故而周因上疑
此侯[illegible][illegible]二字

受福于商而大其國也是時商尚未衰安有太王翦商之念哉

太王居邠邠與豳同唐明皇開元十三年以豳字如幽乃改作邠今七篇出後人抄錄故字從邠而豳風不改者六經有石刻故也

世西伯

殷之制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為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為西伯也文王因之受東征之命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商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為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

矣

全體詳

文王繫爻

漢儒費直傳易謂文王作爻非周公也又揚（楊）雄解難魏伯陽參同契劉勰文心雕龍俱直云伏羲文王曷嘗有一字及周公執兩漢及梁去古未遠當為得之唐孔穎達正義始云周公繫爻宋程子以今易作傳朱子以古易作本義見慈溪傳文非義經十一翼

爻詞亦曰繫詞大傳言繫詞者五皆指爻詞馬融陸續王肅姚信俱言周公作爻陳皐辨爻錄為文王作

伯邑考

禮記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帝王世紀謂文王囚羑里時伯

邑考為紂為（所）殺則是伯邑考既死武王不得不立非舍也

紂

淇縣西北十五里靈山社南紂野酒之處曰酒池遺蹟尚存

平臺縣北五里沙丘臺通考云大麓之野有沙丘之臺紂所都多取禽獸置其中衛靈公冢塋此穿塚得石槨有銘云不馮其子衛公奪我里子帝曰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始皇嫉（東）皇（廻）田崩於沙丘今平臺廣宗皆而（有）沙丘

伯夷叔齊不叩馬

羅隱辨害文曰虎豹橫穿（棧山）而不顧救衆蛟蜃橫穿（絕流）而不顧鈎網所全大所去小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

禮義者也權衡上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禮義不得不金不能濟於國而君臣上下不正雖抱空器奚施是以佐孟津之旗焚山絕流者也叩馬而諫計敵粟領鈞網者也是數語詞偉而義當然叩馬之事不見於諸書而獨於史記昔人有疑其傳會者愚謂伯夷自文王時歸周久矣武王觀兵三年而後夷何不預折其謀而於披甲上馬日引此數語竟無阻孟津之戈哉何為計艸艸若此知其真謬誕不足信也食粟採薇之說亦皆好事之口衆既周粟薇獨非周家薇乎避國而貧餓于首陽故甘就文王之養苟其不飢奚以就養彼二子者實中骨狀比而受養之後又欲一餓以成名耶

馮時可藝海洞酌

太公望

大城縣北有子牙堰相傳太公望垂釣處釣臺在河之中二水合抱秋水泛溢其臺不改　閎夭南宮适散宜生三子學於太公望〻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　尚書大傳

太公卒於康王六年壽百有十歲　竹書紀年　太公望壽一百六十乃卒　書微斗數　又金石錄太公望一百四十歲

微子

左傳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伐[克]殷微子啟如是陸粲左氏春秋鐫曰微子啟如是哉關諸孔子曰微子去之是且不辱于紂而何為面縛於周人之壘歟逢伯蓋詭言以

悅其君而後儒信之甚者謂抱祭器而往臣焉謬矣

箕子

箕子名胥餘　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於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 洪範大傳

箕子馬融以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一以爲親戚

比干墓

汲縣北十五里周武王封比干墓於此墓前有銅盤銘曰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事藏焉有是寶又有殷比干墓四字相傳孔子手書唐開元中偃師人耕地得之因以立基篆文奇古右一云

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寶一本靈作寧今元衛輝路殺後
王悅摹刻　明萬曆丁亥周思宸辨曰衛為殷墟本商王所都
比干墓此地不遠夫子亦書表而識之石刻尚存則此為無疑
矣况開元之前偃師未聞有比干之墓耶若有墓則覩尊文之
發邪何於此而弗於彼夫孰銅盤以五疑似之墓豈若求古來
之墓為真耶即中州通志亦云偃師之墓因銅盤以立信熟或
國朝彭時詩萬古乾坤八尺墳當年一死為忠君獲嘗異代加
封諡正恐英魂不忍聞
　麥秀之歌兩見
史記箕子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

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近於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曰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尚書大傳曰
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蔪蔪兮禾黍之蠅蠅也曰此故
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曰麥秀蔪蔪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
不我好仇

殷頑民

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殷之頑民所居也北魏孝文帝名聞義
里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惟有造甕者止其
內世人歌曰洛陽城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昔所止今日百姓
造一甕子又皆棄去住者恥　伽藍記

召公奭

召公奭壽一百九十餘乃卒 風俗通 又竹年紀年一百十九歲

八十墓

襄城北三十里有八塚俗傳周八士之墓因名伯達今有伯達除

文王武王周公塋

長安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三輔故事曰文王武王周公皆塋畢陌南北 皇覽曰文武周公塚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

又曰秦武王塚在安陵縣西北畢原中大塚是也人以為文王塚者非也周文王塚在杜中即杜縣之中也杜縣在鎬之東於

唐長安縣為東南二十里　雍錄

俞安期曰俞謁周家四塚及周公太公塚在咸陽之北阪窃嘗疑之夫武王塚逼近文王後其封土高廣不及文王塚者十之四五而成康之塚相去文王塚里許其封土反與文王塚埒豈武王代紂之君力不能高封如文王塚一也上古不封不樹至周始封樹未應遽如秦漢之封高十餘丈而廣袤六七十丈二也武王既去豐還鎬胡獨于塚乃猥逼先塚之後耶謂之遺命無是理謂之成王周公之舉亦無是理三也文王都在豐鎬而渡渭達壟豈溺於形勝如周公卜洛之說哉及觀地形前高後低玄武之水漸下於涇者三十餘里既非形勝何事遠焉四也又東而所謂塚後亦有小阜

鼓之前塚高廣亦不及十之四五余戲問守塚道士曰周公塚後得非伯禽塚乎道士曰聞伯禽葬魯茲乃護風塚也夫咸陽北阪中隐〻起脊〻以南漸下低滑脊以北漸下低陘而所謂文王塚者在脊北二里許其塚後若形家所去仰瓦之勢作墩於後護之是也嗚呼獨文王塚後興護風墩相類若為武王塚耶聞諸羅之交遊咸以為安友考通志亦嘆背子抱孫之說第謂東向為合獨謂原之為地亘渭南北有之則悖矣夫一原也豈跨渭而名一旦在鎬東南此為明証自唐顔師古一注之訛聽釋者遂指咸陽北原為畢郢雍大紀及通志據元和郡國圖記俱謂咸陽原西起武功東盡涇渭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

俱曰畢郢閒以此為畢何漢高之長陵惠帝之安陵昭帝之平陵同在一原相去不遠曾無畢郢之文是咸陽之畢始于唐以下也無疑即宋敏求長安志前于秦陵之下引皇覽以証周文王塚為秦武塚矣後于咸陽縣又載周四塚于縣北十五里何前後之相悖耶蓋不究歟安陵縣在長陵之西今咸陽東安陵之西北正咸陽之北秦武王之塚乃令有司以為周文塚祭之矣其所謂成康及周公太公者誠不可知之人而俎豆之而莫有一人動心於程大昌之說也何哉

二南

右有二南與國風之名

騶虞

賈誼新書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　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其為虞官明矣

微仲

微子之子稱微仲猶康伯之子稱康仲蔡仲叔之子稱蔡仲耳古者謂殷人立弟周人立子所謂立弟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弟所謂立子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子皆非時君之子弟也近世儒者誤以立弟立子為時君之子弟因謂微仲為微子之弟失之矣子服伯子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以衍況武王則衍亦微子之次子也以其稱仲明其為太子

之弟瞻也 蘇子由古文自注

周禮

周禮壺涿氏掌水蟲欲殺其神者以橭木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而淵為陵註云橭木山榆也以象齒作十字貫於木而沈之則龍罔象之類死也

司烜氏

仲春以木鐸循火禁於國中註云為季春將出火此亦今人謹愼火烟之意非禁烟也禁烟不知起於何時至唐宋已然改火之不行似已久矣詩人吟咏之詞未足據也 謝肇淛五雜俎

周昭王不溺死

史記昭王五十一年南巡不返卒於江上外紀曰昭王南巡返濟漢濱之人以膠舟渡王及祭公溺焉大記曰王征荊蠻旋涉漢王及祭公殞於漢王右尹辛餘靡振王北濟振祭公王因是發疾崩

呂氏春秋曰昭王南征荊右辛餘靡長且多力乃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王乃封之於西翟

穆王八駿

穆天子傳華騮綠耳赤驥白犧渠黃踰輪盜驪山子 張華博物志赤驥飛黃白犧華騮綠耳騧騟渠黃盜驪 王子年拾遺記絶足翻羽奔霄超影踰輝超光騰霧扶翼

履霜操

尹吉甫之子伯奇有履霜之操廖道南謂其詞不類楚紀不載

朝履霜兮　晨寒不明其心兮信讒言孤兒離別兮摧肺肝何

皇天兮遭斯愆痛殘不同兮思有偏惟頑聆兮知此冤

河伯

竹書紀年載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鬭是二諸侯也後世謂馮夷

為河伯之名似誤

黍離

韓詩外傳黍離伯封作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彼

黍離反以為稷之苗其說似有理　又尹吉甫信後妻而殺孝

子伯奇與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

東西周

元金華吳師道注戰國策按大事記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初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河南即郟鄏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焉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河南為西周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

石鼓文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既馬既駜君子既獵既獵云游
麀鹿速〻君子之求特〻角䚴弓〻茲以時我驅其特其來趩
趩𢓊〻𡱰　𡱰即御即時麀鹿速〻其來大垔　逸我驅其樸其
來續　𤕭續射其豚屬　甲鼓
汧殹迒〻烝彼淖淵鰋鯉處之君子漁之濼〻有鯊其游㪇之
白魚鱳　皪鱳其蒩底鮮黃白其鯾有鱄有白其䋈孔庶臠之𩭼
䱼之洋〻趥盈趞其魚何隹惟鱮惟鯉何以橐之惟楊及柳鼓乙
田車孔安鋚　勒騝　騝六師既簡在驂𩥁〻右驂騝𩡩〻我
以隮于原我戎正大宮車其寫秀弓時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兔

其原有迪 狗 其戎奔〻大車出洛亞獸白澤我而弗射多嚴趯

力樂君子乃樂 丙鼓

鄜獲鍪辛怨速填如秀弓孔碩彤矢㚖〻四馬其寫六轡沃若

徒騎孔碩鄜驕宣搏蒲車載道如徒如章原隰陰陽趍〻六馬

射之簇〻有鉅如彝數麂如兕恬彌多賢連迪禽奉雉我免允異

丁鼓

我來自東濡 炭 雨奔風逆湧盈〻濩隰君子既涉我馬流泝〻

霖泊兇淒丕士驚言西歸舫舟伺廓徒騎逑䊸〻維舟舟以道或

陰或陽極 深以戶出於水方丞徒僕止其奔我以阻其乃

戊鼓

霊猷作源作周導盗我辟攸除帥彼阪田菁為世里帝徽緣々

乃晉淤粟（粟）作棫其柀樸楷庸々鳴條亞若其華何為所莽騒々

水盤導吉樹此暗 已數

徒御嘽々然為師旅填然會同又擇以左我陣弓矢孔庶滔々

是織射夫馬矢其奪舉努 （声 惡 去） 其徒肝來或群或友意舉左右

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々復古我來攸止 庶數

彼走驕（驕）々馬鹿皙々華々雉 免位多庶徽我師氏遲々文武

何其一之 年數

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日惟丙申

旭々杲々我其富導華馬既迪敉夏原々僞彼四黃左驂驂、々

右勝勝々祭戳以奖汝不執德播鞠黎々撥僊旌施々公謂大
來余及汝茲邑曷不余及之鼓
吳人憐亟朝夕儆惕載西載北勿奄勿伐若而出奇進獻用特
歸格藝祖告於太祝神書受享致其方藝寓進中國庶孔庶麀
原隰既地疆理嗹大田不蔑君子何求有諆有始周爰止於是
癸鼓
程大昌雍錄曰左傳昭公四年椒擧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
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
北也杜預之為若言雖不云蒐岐之有遺鼓而謂成蒐之在岐陽
者即石鼓所奠之地矣而鼓記田漁其詞成王之田之漁也興

宣王出鎬而東獵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龐駕言徂東云者以方言之則是自鎬出洛故在豐西三百餘里毋得更之徂東也則鼓詞不為車攻之詞亦已明矣鼓詞既不為車攻之詞則何據而為宣王之鼓

春秋正朔

先儒論春王正月主改朔不改歲者鶴山魏氏九峰蔡氏竹埜葉氏夾漈鄭氏南皋周氏主夏時冠周月者伊川程氏質夫劉氏康侯胡氏主春移而月改者漢孔安國宋朱熹元張敷言史伯璿陳定宇熊百可黃楚望趙子常王陽明陸儼山張陽和王荊石邢子登陳方城張西銘

錢塘吳任臣曰自古一代之興改年易朔雖後人不能大越前
人而中間沿革脉塗要皆稍〻神明其意明本朝所更始粵夏
以前斷自建寅尚已
前此顓頊建丑矣又宋志云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薦玉以赤
繒黑年代久遠典册易湮未可據也
下此建丑為春正月者為殷改子月為春正月者為周歲首改
而時月不改者為春秦大抵彼此不相師各有異同之陽後世魏
明帝建丑為正朔而三月易為夏四月武暨建子為正月而一月
仍屬孟春唐肅宗仲冬號子月而四時用之弗改皆襲商周秦
遺意儒者不察泥於載籍所關往〻紛紜諸由遂謂三代咸改

朔不改歲又謂春秋以夏時冠正月言人人殊此無論執夏與
以擇周制大有不可即吾夫子作春秋尊周奉魯辭從主人敢
以一布衣黜黜然擅改時易歲之權僭竊之春秋天時災異
蒸禾非時祭祀失典諸條靡不與周家建子為春者經緯脗合
春秋通書雨雪者一為桓公八年冬十月周夏正之八月也若
夏則雨雪非異不必書矣　又隱公九年三月大雨雪僖公十
年冬大雨雪此更以大雪為異與書雨雪之例不同
書震電者一為隱公九年三月周夏正之正月也若辰月則
雷已發不必書矣　又僖公十年九月震夷伯之廟此以震擯
廟為異與書震電例不同

書隕霜不殺草一為僖公三年十有二月　書隕霜殺菽一為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之十月八月也當殺而不殺不當殺而殺故紀災與異爾

書無冰者三一為桓公十四年春正月一為成公元年春二月一為襄公二十八年春周夏之十一月十二月也時不當無冰者若夏正春則非燠煖之災不必書矣

莊公二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夏正之秋也穀梁傳云大無禾及無麥也莊公七年秋書大水無麥苗夏正之夏也以麥苗同時而知之

書大雩二十又雩一皆在七八九月秋冬之間周夏正之五六

七月也蓋雩以周六月建巳為常祀今所書均非雩時也然成公三年夏大雩曷書乎失常則書而此則必書者知為卯辰兩月閏閏之夏月也又春秋書郊望九中如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定公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哀公元年夏四月辛巳郊俱以非時而書先儒謂郊必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蓋言子月至寅月指周正也若夫秋嘗冬蒸之典古為時祭春秋書蒸嘗者三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蒸夏五月丁丑蒸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夫非時必書而正月書蒸者見五月再蒸之瀆禮所謂先祠以起義昨謂不當蒸而蒸也猶之乙亥之嘗箋志壬申災變以朽餘而薦

先公非專以不當書而書之也且左氏身當昭代去夫子未遠傳所載成公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者夏四月也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卜偃占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豈非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也僖公五年春王正月日南至南至者仲冬中氣也為夏十一月斷也不曰冬至而曰南至者子月周国以為春也維孟獻子有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亦不禁之冬與夏者正以子月春午月秋故也斯子月為春之明証耳說者以四時攸定冬必不可為春抑致陳寵之言曰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已至人以為

正夏以春正朔遞遷曆家有相承之說而世儒不知三正皆可
言春孔子劉夏時以斷周月如胡文定公所云不幾誣聖經而
昧昭代哉 其一
說春秋者曰周禮凌人正歲十有二月斬冰豳風七月之詩曰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臣工之篇曰維莫之春於皇來麰斷之大
經歌咏均以夏正紀事何於春秋而獨疑其正月抑周公作周
禮原為百代不祧之書用是六官所載不得不以夏正雜周正并
行凡言正月者子月也正歲者寅月也冢宰正月之吉始和布
治於邦國州長正月屬民讀法之類皆屬之周正遂人正歲簡
稼器凌人正歲斬冰州長正歲讀法如初之類皆屬之夏正要

之便民通俗施之久遠不敝其中如内宰中春命婦蠶於北郊司裘季秋獻功裘大司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夏日至於澤中之方澤與以建寅為方案若未易更僕數若夫詩歌所詠百姓所言舀是各隨天懷循俗稱古如命人稱揖提孟陬等語不復遷泥時令政有以寅月起數日者如臣工四月之詩全協夏時有以子月起數者如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之詩考之曆法蓋幽王六年乙丑歲之酉月也交食并然未容中以聽說若七月之章辭騐者多指公劉居豳時維夏代故周公陳詩乃仍用夏時然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及十月改歲之語在本章已雜用昭代月令興作國官同旨乃熟孰弼周家建寅不建子意竟以周禮豳風而

並疑春秋左氏諸書事 其二

太史公記三代革命於殷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於春曰改年始是三代正朔故自不同而秦與商周亦自有異商周改時月者也秦改歲始不改時月者也武以書言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又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商雖建丑為正寅月（仍用）以起數不然伊訓所載何適合踰年改元之禮及元旦即位之義乎嚮

按左傳昭公十七年梓慎云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而漢曆律志又云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且陳寵謂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劉漢去商未遠亦嘗瞻說夫有所受

之矣然猶致疑商書數語者獨不覩數言張氏之說曰顧命周
有儀何待正月朔而自恐夕而復辟尤不須正月愚亦謂桓前
即位無俟元日之期而再朞大祥禫為三祀十二月之日亦無
釋正朔也然則十二月者今子月也殷之改月并改時審矣或
謂即位之建年不書稱元祀故皇極經世諸書都以太甲元祀
列於湯崩之明年為據史伯璿云此以周禮証夏書則然耳三
代之禮至周大備焉知自周以前盡如周制乎改恐夏忠商質
踰年改元之禮亦至周之文而後備章固不可知也尚書正義
顧氏曰殷家猶質踰年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為首也
若夫秦事不師古建亥以為歲首寔有年所故史紀月表紀年

必先書冬十月而後書踰月且以正月為端月避秦諱也以閏月為後九月秦制也改年始而不改時月雖有所據而文頗顛師古筆執簡周改月之見史稱秦以十月為正月若史記所記皆太初時追改非當日本稱此果實錄乎閒攷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夏正之月令也與十一月冱寒之極者不侔又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亦與夏正之祀典無異是秦之改歲不改時月又明矣要太初所改時歲始耳豈時月之謂哉夏殷因秦正朔原自各殊後儒彌合而一之此所以彼此交疑卒無一定之論者未必非學人故也其三

郭公

邢廷舉埋齋通編略云夏五郭公人謂郭亡或未然疑有闕之（鄭以）類蕙郭公是一物託異本草布穀江東呼郭公豈即此耶傳山上小[illegible]

左傳

昔人謂左傳衰世之文戰國叢亂世之文左氏非左丘明也孔子稱巧言令色為左丘明所恥而朱子註謂古之聞人後人因左氏做春秋遂以謂親受業於夫子觀論語家語諸書不一見而太史傳孔子（弟子）徒未有左氏姓名且其文艷而富失之辭誇近於巧言詞自相背也陸子淵所疑於左者兩事一相似之事春

秋書衛人立晉魯隱公四年也是歲為壬戌明年改元歷年已為桓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宣公告終故春秋書丙戌衛侯晉卒是宣公始終為諸侯十九年耳今曰蒸於夷姜而生伋當在二三年間其為伋娶也當在十六七年間其淫宣姜而生壽之生朔非三四年不可則十九年已無餘日朔能譖兄壽能為兄竊旌致必已近於成人是衛宣在位當三十九年胡不相應至此耶一為季札觀樂按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事在哀公十一年時孔子年六十五前此詩樂散亂存什一於千百夫子比於篇什粗其體載然後謂之一經季札聘魯在襄公二十九年是時夫子生八歲安得所肄習皆吾夫子

之新篇也故先儒以左傳出於劉歆父子而君子斷以爲漢儒之文也又孔子不語神怪左於鄭志內蛇與外蛇鬬南門於穌志神降於莘於魯籍成季之生有文在手以應其卜書蛇自象宮出如先君叔書介葛盧聞牛言生三犧於晉書狐突遇太子書野人與晉文公塊書楔類見野人結草亢杜回書文公出柩有聲如牛於楚書河神責瓊弁玉纓于子玉於衛書相奪子享又書桑田巫言大厲書綴伯夢涉洹食瓊瑰書獻子見梗楠巫舉鳥鳴亳社嘻嘻出出書穆叔子夢豎牛書晉侯夢黃熊書伯有爲厲書石言於晉魏榆書竇龜僂句書秦死六日而蘇若此類皆不應經義其他卜筮夢祠近於讖緯術數非春秋不書事

應之旨昔人謂多言舉典華繁實寡必非左明筆也為時可談藝錄

息嬀

楚息嬀後人稱息夫人劉長卿桃花夫人廟詩即息夫人之

管仲

史記管仲潁上人今邑有管仲鄉相傳仲故里晉張屬虔注列子謂管仲鮑叔並潁上人也屬虔在晉去春秋時不甚遠必有所據

曹沫

魯莊公十年曹沫始謀於莊公之用之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嘗敗以十三年而會齊侯於柯安得所謂三戰三北沫以匕首

劫齊威求侵地者孔如點公羊高排異說載與事於春秋其微戰國游士多搖沫以為口實而寔非也 古史

子產別字

鄭大夫公孫僑字子產一字子美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六月壬子鄭師入陳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注子產

子皮廟

皮場公廟一在開封府城一在洧川縣鄭子皮有惠政民立廟祀之 河南通志 按子皮俗稱皮場公今杭州吳山皮廋場廟或因公而訛也

魯僖公六事旬纂

晉僖公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税受(民)貸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 見東海(漢)黄瓊傳

介子推游仙

介子推姓王名光　介之推與趙宣子游旦有黄雀在門上晉文公巽之後見東海邊為王俗翁賣扇 仙史

佛太子臥石

内丘縣鏡太子殿内石積六尺許身體手足肩背俱宛然存

孫叔傲(敖)

壽州安豐塘楚相孫叔傲(敖)之所築也塘上之木花皆西向予皆東向女孫叔傲(敖)之子僑封于寢丘一旦(日)淹鄉

孫叔敖相楚莊王莊十六年子馮康王二年拜令尹辭疾後復為令尹左傳所為遠子馮也再世相楚事甚奇史記取優孟之言甚謬楚寶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見漢期思縣宰段光所立碑

程嬰公孫杵臼

程嬰墓忻州南門外有碑殘闕公孫杵臼墓忻州西北七里碑南存　陝西韓城縣南二十里有公孫杵臼程嬰二墓

春秋於晉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殺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後立趙武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屬

公立八年而殺悼公立又五年矣其本安如是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為春秋時風俗未有此也　田汝成西湖志

陳霆曰左傳不載嬰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獨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乃言武而取其田是無嬰杵臼之事與史記異矣蓋左氏為高簡且其所載以復武立田為重故謹叙其後而不暇追志為初亂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與武之生育嬰杵臼之保存一句可盡之矣

　夷庚

左傳成公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云平道也二字出此

李善慎　詩紀刊集

昭穆

昭穆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佋字者則假借為而通用耳中庸朱子義問

朓月

九月晦謂之朓月見公羊傳何休注朓月遲也魯人之方言也景龍文館記云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夫二十八日亦可為晦耶五雜組

周道倭遲

周道倭遲作周道威夷險也漢書又作郁夷郁平也右扶風有

郁實點 爲元成集

易牙

易牙即雍巫也雍人名巫字易牙賈誼新書作手牙

萇弘血

四川資縣青泥坊萇弘死三年而血化為碧今數里之內土色尚青

老子

老子周定王三年乙卯生楚之陳郡苦縣屬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刻簡王四年丁丑仕周為守藏吏十三年遷太史敬王元年庚辰年八十五與散關令尹喜西入 老子關天經

老子偓姓生而聃耳下垂故名字伯陽父皐陶之曾孫曰 為
夏大理諫桀關龍逢不當誅死之其子利走之亳更李氏李者理
也愛其文而存其音不忘父子也歷事成湯太戊武丁為商賢大
夫封彭城稱彭祖商末以德長諸侯殷老彭佐武王伐紂見牧
誓又歷事周成王與史籀同為柱下史幽王時論山川震見史
記敬王時猶掌周室圖籍壽最高學最博孔子實師之故曰竊
比於我老彭若方士謂仙人李靈飛生李耳為老子又言籛鏗
彭祖析為二人非也 豊坊道德經贊言序老子墓在盩厔樓西
三十里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多矣曰任轉未虧倍子行之

及其傾覆也顛高墜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麾之及其為飛鴻也鶩翼凌雲冒徼不能逮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為牡也羅網不能禁也庤也執群獸食牛馬劇戟不能難也故湮滴之流久々而成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善之微以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為身者非身々之所以為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為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之為生天之所興始々於不始生々於不生存々於不存亡々於不亡又曰夫起禍生利成功遂事驕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傀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相愚

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奸宄之路窮分别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貧而政事衰作方迷　雕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别尊卑攻政淫逸儀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斷肌膚斷四肢疏遠不應親不救罷至棄威賞至封侯天地震慄盜賊愈多又曰夫饑而次食渴而倍飲然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若不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癥不可豫也喉中有疾不可刺也醫妄着而不可射也蟣風着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沒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至聖之與野人也同窮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

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子佗讐及其壯大有識欺詒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之虜辭之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經今書所不載按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郭象去其巧 定為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瞻謂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為偽損羅勉道者又疑刻意繕性亦復淺膚定為二十六篇大抵語意精粗居然別矣若君平所引其為象所刪無足疑者

關尹子

葛稚川曰文始闡道流人持關尹子道機經一部是督軍王圖

所撰此僞書耳他日叙關尹子乃極其贊嘆有快若浴碧憐若夢虹飄飄如履瀛海外之語則真書見矣

孔子

公羊氏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穀梁氏同第曰十月賈逵註云（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年三十五皆以孔子爲二十一年生也史記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差一歲考長曆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註謂己酉爲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　宋濂

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夏八月

也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八日乙丑卒夏二月也年七十

有四生從穀梁卒從左氏移庚子於十月改己丑為乙丑長曆

何據也傳經之家師次相授況二氏去[illegible]乎[illegible][illegible]又同地

乎馬遷後時而踈陋吾無徵乎爾宋濂謂周不時月春秋載子

丑二月於前歲大史乃紀寔難以已意紓紕君即位于歲首則

子月也春秋正月書即位亦夫子移之乎左丘明周人也正乃

其所曆夫改月周之謬也必為聖人掩之則大輅樂韗夫子胡

為虞商之徒哉 崔說 孔子辭廩上終不溢帶鉤許由讓天下

終不利封侯 淮南子

涅槃經以孔子為光淨菩薩孝子迦葉菩薩顏子光目菩薩破

郡論孔子即儒童菩薩溧水縣南七十里相傳有儒童寺本孔子祠唐景福二年立以孔子遊楚經此南唐改曰儒童寺王芝堂拔會

少正卯

孔子誅少正卯見荀子餘如左氏春秋內外傳並不載

孔子弟子

孔子弟子高弟七十七人予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攷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于史記既不可偏廢而琴牢陳亢又見論語故并錄之凡七十九人蘊輒古文

項橐

史記項橐七歲而為孔子師今汾州城西北三十五里有項橐祠

達巷黨人顏師古漢書注云項橐也此必有據　後秦苻朗著

苻子言項橐詆訿孔夫子唐皮日休曰項氏之有槩亦如莊周稱

盜跖漁父也要之稱墨康嫱嫭也豈足信哉

程子

昔賢士程子與孔子相遇傾蓋而語卒塟平陽之曲沃縣有祠

程本字子華博學通墳典有卓異之行性闓爽不肯苟容於諸

侯聚徒講學趙簡子欲仕于朝而不能致去之齊遇孔子于郯

傾蓋而語終日甚悅顧子路取束帛贈之曰天下賢士所著有

子華子　墓在程子國宋知邢州蒲江雷鳴時得其遺書於鄉

塾　內丘縣志

墨子回車

邑號朝歌墨子回車出淮南子而論語讖顏氏家訓以爲顏子

晏嬰

齊人北郭騷捆蒲葦織履(屨)以養母晏子分倉粟府金遺之及景公疑晏子出奔郭騷造其友曰吾聞養其親者伉(佽)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造於公庭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必侵矣不如死乃自刎其友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又自刎公聞之亟追晏子反

吳地志晏子娶吳王女築城於此安吉州西北二十里州志云耕者每得黃金狀如四角菱中有齊字名晏子金昔人有詩曰(云)脈舊不掩

豆一裘三十年身沒黃金出其默豈其默

柳下惠

柳下惠名微

顔回曾參仲由冉耕卜商

顔子年二十九而髮白早死 右史 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游學猶為碩儒 顔氏家訓

子路生周頃王三年己未九月七日

采年縣西五十里瓜井村有冉伯牛墓相傳沙河縣西山有温泉能療疾伯牛浮瘍來浴逕而道卒因塟焉孟津鄭城俱有冉伯牛墓

諸小叙是子夏作秀水項于王 刹實家有子夏易傳卜子夏一百二歲 容齋隨筆

甯戚

甯戚字戊淮南子甯戊飯牛是也

竇鳴犢舜華

竇鳴犢舜華殺於趙簡子見琴操按戰國策顏師古說二人姓名曰鳴犢鐸犨古今人表曰鳴竇・犨說苑曰趙鞅鄰名竇犨史記世家曰竇鳴犢舜華家語曰殺竇犨鳴犢及舜華索隱曰竇犨字鳴犢聲轉字異或作鳴鐸舜華亦作慶華今按諸說不同當從家語及索隱為是國語趙簡子嘆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於海為蜃黿鼉魚鱉莫不能化惟人不能哀夫竇犨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

衰年之不營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風乎舞雩

古論語浴乎沂風乎舞雩風行也古人謂行曰風如晉中軍風於澤行乎澤也　馬元成集

檀弓

檀弓子游門人記

子貢滅鬚

子貢滅鬚為婦人人不知其狀豫讓吞炭漆身為厲人不知其形　王充論衡

日夜食

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史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為夜食劉向以為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晉徐邈曰日夜食中星無光

宰我

李斯言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因弑簡公又劉向劉傳曰成子與宰予爭爭夜伏甲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恒之仇為齊攻田恒者非與恒作亂矣要之由一闞止亦曰子我故戰國時以為宰予皆

不足信也（白文）

莊子消搖游

予嘗聞名消搖游黃義渡曰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而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惟体道者能之嘗恨魏晉以來誤隨向郭陷莊莊周為齊物夫鷃與海鵬之二蟲又何知乃能消搖（游）乎 黃山谷集南昌 黃作墓志銘

漆園

蒙城漆園城莊子為史於此其中田多漆樹春日雲氣氤氳其上嘗作微雨化為霧云 蒙城縣志 莊周字休

史記書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載魏瑩即梁惠

王也又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宜僚亦未嘗仕楚乃言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其前後舛錯往往有人之學者嘗致疑于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所謂寓言者借徵之人信此之志云爾夫惟信己之意而已則豈必其事之真哉焦漪園集

田常

田常與大夫隰子登臺四望齊邑南面以而蔽于隰子之齋木成子不言隰子歸使人伐木斧斤雖數創則止之相室曰奚之亟也曰田子將成大事患人知其微今不伐木未深慮也知人之

所不言其忌深矣故曰知微者兵在其頸求福者備藏其類

秋胡婦

魯秋胡婦邵氏合葬墓在嘉祥縣南五十里平山

大學

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愚按親新古字通用左氏石碏之言親閒舊々作新閒舊妹可見矣

詩小序

小序或以為子夏作或以為衛宏或以為毛萇今按後漢書衛宏傳云宏受詩于謝曼卿作詩序范曄去宏未遠似可據然毛鄭皆前漢人其解說者多與序說同蓋宏受師訓而述以作序

故多用毛詩意宋儒遂以小序為毛萇作而寔非也鄱人士之序用緇衣鄭緇衣漢人公孫尼子作也則知序未非出於子夏矣東萊嘗以齊鄭小序首句乃當時舊文其下皆說詩者附益故間有繁重時失經旨理或然也

詩序為子夏作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韓愈疑為漢儒附會

念

夫差女名二十故吳見歸二十曰念

伍員

子胥之難殺平王尸也左氏不載其見於穀梁傳曰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鄭康成曰鞭其君之尸夫撻墓之與鞭尸則有

闔廬雖然此吳之君臣為之未有言乎子胥者也史記則以子胥鞭昭王弗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越絕書則以子胥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吳越春秋則以伍員掘平王之墓出其尸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以手諭之此三書者未可以盡信也子胥之父誅於楚也挾弓持矢而去楚以伐楚之利干吳王僚公子光阻之公子光立是為闔閭闔閭欲為興師而復仇於楚子胥又自止之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遠楚勞而後動入郢之役子胥之父死十有七年平王之亡亦十有一年矣子胥之為人深沉好謀隱忍有濟國非負其勇氣逞於一決不顧其後者也伍參以郢之役食采於椒舉與鳴皆邑大夫而奮

則太子太傅貴顯於楚者四世矣費無忌以同宮之使傾世臣而覆其宗平王聽用其語其子之不覺又何有於子胥之仇宜苟無忌不專在平王也太子建廢非其罪竟死于鄭子胥所痛心疾首者不從奢尚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蓋欲借兵於吳扶建子之勝立之楚以無忘乃父之志廢昭王誅其讒佞而存楚之社稷則子胥之忠尊可白而吳之霸業可成為吳即所以為楚也彼胥以其名豫之申包胥哉乃吳師驟勝而驕楚舊臣伯嚭之徒在吳軍中用事擅其政圖以奉其新君甚至廢毀宗廟墳亂男女而秦人起于外夫概反于內不能定楚而歸大非子胥之心矣夫子胥圖其兄所稱仁且智者也彼遲之十七年之久

以待其必變縱不能復立故太子之子以得之闔閭亦宜棲兵
休甲待楚人之心無故僇辱先君之屍以怒楚楚之猶將舊臣將
國視而起矣此騎劫之所以敗于齊也而謂子胥仁且智者耶
且子胥之先自參以下四世皆葬于楚子胥之復仇以為孝也
獨不慮先人一抔土楚人尤而效之乎鞭令吳兵去楚昭王復
國哭於其衆之廟收先王之遺骨而葬以衣冠然漢盡發伍氏
之江鼲而汙豬之以告諸侯子胥何以自立於天下乃戮紀不
聞其事是豈子胥能復者尚之仇而楚聘不能復平王之仇雖
吳强而楚弱必不得之數也哉曰吳君臣以班處宮盡有欲妻
楚王之母者又何有于君之尸曰吳蠻夷也其君臣逞其兇威

而陷於不義料子胥力諫而不從也吳越春秋乃曰子胥令闔閭妻昭王夫人子胥亦妻囊瓦司馬成之妻夫費無忌殺伍奢吳胥而囊瓦殺之是有德於子胥者莫囊瓦若也而謂子胥為之其說尚可信乎昭王之奔鄖也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仇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夫無極之譖伍奢之冤其不受誅明矣非鄖公比也君子固以復仇許之矣然而吳師未入郢楚吾仇也吳師既入郢楚又吾君也公羊傳曰復仇不除害其道以為雖遇昭王猶將為之請也夫不忍得生王之頭笞死父之屍而謂仇死君之

胥以快生臣之忿哉然則為此說者何居曰夫差忘人之殺其父而不殺赦勾踐不聽子胥之諫而賜之屬鏤以死後之紀事者甚子胥之復仇所以深著夫差之罪也不知夫差之所遇者敵國也仇也子胥之所遇者仇也故君也故君可仇而不可仇非可以一例論也為人臣者不知春秋則有昧於復仇之義者矣吾故辨子胥之事以正告之焉 太倉吳梅村駿公

吳王夫差率群臣祠子胥於江濱曰寡人蒙先王遺恩為千乘主昔不聽相國言乃用讒佞至今遠投江海自古以來 感感如霧散日莫雖與言泣下沾襟哀不自勝左右莫不悲傷

計然

計然姓辛名鈃字文子

西施

西施姓鄭名旦

愼子

愼子名到一名廣

鬼谷子

鬼谷子姓王名翊著路琭子

雍門之荻

文傳代雍門之荻註荻即今蒿也史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閒千樹荻槃彥解荻梓木也可爲鞣　左氏傳終魯悼之四年

是周定王之五年也由貞定王戊寅距威烈王丁丑六十載間史闕如也

范蠡隱太湖

世傳范蠡載西施其說已久故杜牧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宋之問詩又云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松細魚畏沉荷花豈蠡又攜之還會稽耶楊升菴評其不然其云讀墨子曰吳越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墨子去吳越世甚近必有確見後檢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沉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蓋以鴟夷裹西施沉之江乃范蠡滅吳後隱五湖自號鴟夷子後人因以隨鴟夷為隨范蠡可笑也吾謂

范蠡既去越王留之不得乃鑄金為像朝夕對之太史公頗采小說謂蠡居陶作陶朱公此好奇之過蠡薄卿相不為而甘財賈与[哉]越既滅吳遷都於吳與楚通聞不絕蠡即居陶寧有不能物色者甚矣蠡之不幸一辱為蕩俾再辱為財賈冤哉今洞庭山中尚有蠡墳蓋蠡遯隱太湖耳　為元咸集

句踐

吳越春秋句踐至親共歷八主四世稱王四世微弱稱君長於都瑯瑯二百二十四年瑯瑯山在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東南北三面皆臨海其西通陸為齊地並無句踐塚並有都于斯而不葬於斯者則知句踐實未嘗都也

五丁峽

五丁峽舊傳為力士開山之地據史秦用張儀司馬錯之謀以珍異美女賂蜀侯而取之小說迂誕傳疑可也 見楊用修詩

靳尚

楚靳尚之出張儀欲以求祿也反以殺身時張旄魏之用事者使人邀靳尚而殺之

胡服

大事記謂趙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貝帶黃金師比此胡服也又水經注竹書紀年即鄭命將軍大吏適子代吏皆貂裘此即胡服之事按胡廣曰趙武靈王既胡服以金璫飾前々插貂尾

為貴賤〔職〕武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文皮溫額後代效之亦曰惠文漢曰武弁曰衣冠武臣冠之侍中々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漢官又名鵕鸃冠愚謂貂服者此類也今之靴亦武靈王所製云 吳師道戰國策注

豫讓

豫讓刺趙襄子衣盡出血襄子回車々輪未周而亡 索隱引策

趙人青蓱為襄子參乘遊苑中至於梁馬卻不進襄子視梁下有人蓱見豫讓卻寢佯為死人叱青蓱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蓱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之道子待賊我〔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人臣之道如吾者惟死為可適乃退

而自鼓

段干木

段干姓李初封段矦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以為姓段名干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與魏都賦子干之德而鎮也按詩有出宿於干〻邶地也又有蹇叔處干〻也之秦而秦霸是其證也李濂河南通志

冢書

楚昭王冢在秦陽縣君池北南齊建元中盜發冢得古書竹簡青絲編簡俊沈約亦得數簡以示劉繪〻云周禮逸篇

汲冢周書

汲縣西二十里魏安釐王墓晉太康二年汲人不準盜發得竹書數十車世號汲冢周書

西門豹史起

史記河渠書言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南（内）而班固作溝洫志載史起言漳水在旁豹不知用並說矛盾疑當時西門渠堰已廢史起鉛修故民歌之不知園之所在從何得也

史記魏襄王時與群臣飲祝之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惡田也漳水在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於是）王使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

明藝圃熈楯收傳曰西門豹投巫老於河威凌若峻孟憑石久湮不痛懲不止况嫗敎華殺民女歛民財積罪貫盈矣借以雪沉寃而絶乘患似興不可若豹之智且勇盡美矣予使豹不鑿渠後有河患民將曰不娶婦之故也而其害復作矣豹見理真行政果不惟除害而又將興利賢矣哉

膢臘

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蓋西戎之俗不知置臘至是始效中國為之耳冬至後三戌為臘又魏忌辰日為臘晉丑日為臘立秋有禮曰貙劉膢漢書注謂之貙婁楊子曰不膢臘也歟哉

蘇秦詩

蘇秦上秦惠王詩言語相結天下為一合從連横兵革不藏文士並餝緒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音朁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音留明言章理甲兵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平聲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音斯天下不親

周破胡

毀即墨譽阿大夫乃佞臣周破胡出列女傳即映七 修翻橋

穰苴

司馬穰苴為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戰國策

孟子

孟子生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二日卒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望日冬至鄒人因哭孟氏慶賀節之禮遂以成俗年八十四

孟子生卒古書不載家世相傳謂卒於赧王之二十六年〻八十四留青日札聽雨紀談皆然獨其生之歲二書皆言在周定王三十七年近黃梅瞿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年孟子乃生若以定王為貞定王則去孟子卒時為百四十餘歲又與八十四之數不合且貞定在位止二十八年安得云三十七年哉因定以為周顯王四年

孟母仉(音掌)氏元成宗元貞元年鄒縣尹司居敬修孟母墓立碑云母李氏未知何據

宋人修孟母墓得小石毀像世傳孟子產母自刻其像殉之是以像在墓中朱子云古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有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膝地而跪坐今以先聖先師二像視其坐後二蹠隱然見於帷幔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而興疑也又據闕里圖像志引元鄒縣尹司居敬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屈膝當前古人席地而坐此像之最古者今孟子石像正與此合因知今所視為跪像即古之坐像或謂因殉母而故跪非也此像家古最真三遷志

趙岐注有孟子外書四篇　孟子娶田氏陳士元按由敦作田

屈原

隋地里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按他書記皆云五月五日此云望日亦異聞也

陽臺

漢川縣南三十里上有陽臺廟宋玉賦高唐于此世俗悮傳在巫峽有裴敬碑證其事

莊豪

莊豪一作蹻雲南志據史記言莊蹻取滇南陽值秦滅楚不克歸遂留王滇正德間雲南巡撫緣此欲祠蹻或曰蹻即盜蹠見於諸書遂止按盜蹠柳下惠兄乃魯人莊蹻楚公族乃楚人蹻大盜

與賴同人因以蹻名之非盜跖也又唐蘇涣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號爲白跖以比莊蹻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辟崔瓘從事爲御史善詩杜子美在蜀與之善杜集中載之後與哥舒晃伏誅蜀人又以跖比之也從是致之跖自是柳下惠之弟之名爲盜故特名之曰盜跖蹻亦爲盜故名以跖濟復爲盜故又名以跖賈賦曰謂跖蹻廉兮李奇注曰跖秦之大盜蹻楚之大盜其說最明然則蹻不可稱極是但謂蹻即盜跖此不讀書之過也跖姓展氏蹻姓莊氏跖魯人蹻楚人李奇謂之秦以爲盜名於秦耳非秦人也張南園讀錄司馬遷史記云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楚威王時使蹻將兵略巴黔以西至滇池欲還報楚

會秦擊奪楚巴黔道阻遂王滇班固漢書因之范曄後漢書云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乃改其名為牂牁馬端臨通考曰自威王至秦陷巫黔凡經五十二年不應如此遼久恐史記謬悞，班生因仍范氏所記詳考為正據此說頃襄為是威王為非莊豪為是莊蹻為非然馬氏又云豪即蹻也考范書與注無豪即蹻之說不知馬氏何據云南通志又曰豪蹻裔也則又不知何據賈誼賦曰謂跖蹻廉兮李奇注曰跖秦之大盜蹻楚之大盜此以跖為盜之始也考遷固范曄並無此說顏師古注云蹻音居略反使蹻為盜何不一引証之又不如李奇何據夫跖柳下惠弟魯人明甚奇以為秦

人其跡可知又焉知不以昭故連及蹻耶正德間雲南獄詞蹻以此故不果王尚書充美云楚有兩蹻一莊王大盜一莊王裔謀將軍平讓自王者此又不知何據然亦足以明王滇之蹻為非盜矣予謂遷固既敘頃襄王為威王又悉知不執豪為蹻故作滇黔志者當從范氏莊豪為正又按柯史記作牂牁班范二史作牂柯異物志曰牂柯繫船杙也韻書曰牂柯郡名通作牂牁又作牂戕戕通作柯近有作牂柯者直音曰牂音作年阿重千行牁音哥郡名非之非矣當從兩漢書牂柯為正 叢記

聶政琴曲

太平御覽載琴曲曰聶政作也政父為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

時政未生及壯問父何在母告之故政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
王不得觸城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厲呑炭變其
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
曰有夫去七年不歸今見君齒類吾夫故感而泣政曰天下人
齒盡甚若耶即擊落其齒又三年入韓國鼓琴闕下觀者成行
莫識為政王乃召政使之琴政內刀琴中援琴而歌因左手傳
衣右手出刀刺王殺之即自犁剝面皮韓國購政梟諸市懸金
其側有知者賜千金其母聞而往哭曰是吾子政也彼為吾犁
面吾何愛女子身不揚吾子名耶抱政屍哭絶行脉而死
熊相攻秦非熊槐

楚懷王熊槐十一年以蘇秦約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為之長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兵而歸據秦詛楚文稱熊相率諸侯之兵以加臨我宋方甸及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為難蓋以熊相為槐耳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詛盟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熊相才十七世耳又云楚取我邊城新隍及柳長而史記止言六國退敗而已由是知簡策之不足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

路史楚熊繹初封丹陽今秭歸武陵枝江亦曰丹陽楚文王都南郢即江陵又謂故郢昭王避吳遷鄀今宜城為北郢即郢州忠王遷鄀在宜城考烈王自陳徙壽春

黃金臺

史記燕昭王為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新序通鑑皆言築宮後漢孔融謂昭王築臺以延隗梁任昉緝臺在幽州燕人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曰昭招賢臺始有臺名而無黃金字李善引上圖郡圖經云川故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其上以延天下士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遺址

邯鄲

邯山名鄲盡也邯山至此盡故名邯鄲

孟嘗君

孟嘗君之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孟嘗君知之居朞年具車馬皮幣送舍人事衛已止便齊之師戰國策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生齊田文漢王鳳胡廣晉紀邁王鎮惡北齊高緯唐崔信明張嘉西夏趙元昊宋徽宗金進士田特秀特秀年二十五舉於鄉々省試府試皆第五年五十五又五月五日卒

廉頗墓

清河縣西三十里廉頗墓近縣陡山西趙城亦有墓

白起谿粱

武安縣南十二里粟山秦白起拒趙廉頗處起糧將絶令將士以布囊盛粟積至山巔趙軍乃退土人至今呼爲粟山

書臺

叢臺在邯鄲城東世傳趙武靈王所築顏師古注云以其連聚非一故曰叢臺　嘉靖丙午邯鄲知縣楊陽重廒傷脩叢臺之內劇出金人詩石二又得井一鈴並井又先於臺耶

羅敷

秦羅敷崔豹古今注曰秦氏邯鄲人人有女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乃止

樂府解題曰古詞言羅敷採桑為使君所邀盛誇其夫為侍中郎以拒之與前說不同若陸機扶桑升朝暉但歌美人好古合與諸

古詞始聞而未興矣古詞名曰陌上桑一曰豔歌羅敷行一曰
採桑一曰日出東南隅行皆所以詠羅敷也

邯鄲步

班氏叙傳皆有學步于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還失其故步
遂匍匐而歸又按莊子秋水篇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未得國
能又失其餘步矣

記里鼓車

記車里鼓車秦始皇作 古中記

蜀侯

周赧王元年秦封子通爲蜀侯陳壯爲相六年陳壯反殺蜀侯

秦伐蜀誅陳壯封子惲為侯十四年蜀侯惲祭山川獻饋於秦孝文王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曰饋二千里來當試之與近臣嘗近臣斃王怒賜惲劍自裁誅其臣郎中令嬰等華陽國志此與左傳驪姬申生事同而秦之諸子不封得非有鑒於此耶

白虎

秦莊襄時白虎為害秦募能殺虎邑萬衆金帛稱之於是夷朐忍作白竹弩於高樓上射虎中頭三節白虎常從群虎瞋恚盡搏殺群虎大呴而死秦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加要嫌其夷人乃刻石為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

歷漢皇晉高以射虎爲事歲出賓鐵口四十故世號白虎復夷

一曰板楯蠻　常璩華陽國志

荀卿

荀姓師姓馯名臂與仲尼同稱子弓者也　荀卿漢志作孫卿

避宣帝諱

遺姓

秦本紀丞相綰姓王御史大夫劫姓馮

李斯

李斯字通古

孟姜女

孟姜女許氏居長故名孟姜陝西同官人夫為范郎秦築長城由臨洮抵遼左郎擦服築於遼無定期孟姜製衣攜里閭至則郎死遂哭卒土人還高阜祀之曰望夫石石上有亂杵跡永平府志

孟姜氏女澧州人夫柄范郎後長城死姜女哭晝夜不絕輟負骨歸至同官釜山岩力竭死同官人為祠即其骸塑像楚寶

國朝王崇古中丞按宜君道出祠下有詩存曰昔秦發從徒築長城郎婚三日以役行姜製寒衣引針刺院竹葉盡生綠暈登江邊臺望夫楚生兮遺刺竹種望夫臺址從姜赴塞覓郎遺出曲沃適滄阿濺不克濟姜憑哭以手拍河崖即入土中世遠土剝手跡

仍作秦法情工者死葬城中范郎羅為姜至塞覓郎已死繞城大哭城傾骸見乃判血試獲即首負以歸次宜君山權渴甚一哭泉湧飲水復行三十里秦兵追之不及自度力竭不能歸遂四涼水山谷間乃囑石工鑿石為洞瘞郎首身坐而逝留金釵石隙中時復隱見土人即洞立祠祀其夫婦

坑儒谷

秦既改古文為篆隸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又令冬月種瓜于驪山硎谷中溫處瓜實乃召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為像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發機陷之後人號其處曰愍儒鄉　漢衛宏古文新字序

文選作柤作以
蒼頡篇曰柤伺
候也七豫切

呂母塚

呂不韋妻先塋北邙名呂母塚

高漸離

高漸離擧筑擊秦王中臏秦王病創死論衡此與史記不同豈
秦史諱之耶[illegible]

秦始皇璧銘

秦始皇三十七年將會稽還登句曲北山埋白璧一雙深七
尺李斯銘刻云始皇聖德平章江山巡狩蒼川勒名素璧太平清話

秦駐山碑

海鹽秦駐山碑史記失載 前賢灼灼後聖茂哉始皇承天趨

一本泰山秦碑一條 移貼山東

受帝命業起上古職周穢鄭七雄雖餘六國是併功齊太古道深前王將矣均昊羲冠顓黄靈七代敬構商堂縱覺疑神將執萬幾蓄鎬餘輝萋彝萬祀 海鹽縣志

泰山秦碑李斯篆額平沒於土當事者移置御史行署中石已中斷臣斯臣去疾等字尚可辨而由析處不相聯屬

會稽秦碑

會稽山秦碑李斯篆世傳在秦望山莫知所在有言秦望山東南之何山會稽尉梁君登山果見之碑石僅存在唐椒已盡墨片紙而還 王梅溪集

礙石

始皇以術召石自行城陽十一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如相隨之行狀又云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駛神人輒鞭之皆流血今召石山石色悉赤隱軫如鞭捷痕 三齊略記

追謚秦皇帝

嘉靖閒黎陽貢士孟思正南補謚始皇帝抗醜逆天虐民曰抗怙威肆行曰醜胡亥幽皇帝雍遏不通曰幽子嬰愍皇帝在國遭難曰愍 龍川文集

秦時有正先非刺趙高不勝而死高滅自此成 良房傳

長城

秦長城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今長城僅及其半

宣府志曰秦隋誠虐矣彼先秦而城塞者不有陰山高闕之役如趙武靈者乎不有造陽襄陽之役如燕昭者乎不有隴西北地上郡之役如周昭王者乎先隋而城塞者不有遺光祿勳出塞之役如漢武者乎不有馬陵戍至土隥之役如魏孝靖者乎不有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塢紇戍之役如齊文宣者乎秦隋以是斃而周燕趙漢魏齊之斃非以是則其卹民情與弗憫民勞與弗憫者異也若曰鑒於秦隋罷脩邊令休天子吏民虜突然入吏民略去取矣休吏民耶休吏民耶

王次仲

水經載王次仲變蒼頡書為隸秦王三召不至令檻車送之次

仲化為大鳥落翮居庸山中今據慶城北有大翮山則落翮之事果信然乎意者次仲嘗焚坑時知天下必不可仕始托於避世乎抑或使者累承詔命始曲為之詞以避世之峻法乎夫神異之術特聖賢不言要之穹壤間變態何所不有今置落翮事勿論即如其隸學信非窮神知化者不能也而安得不謂之賢乎今惜儒生曲士以此傳為好異惑人故附著其說如此宣府鎮志

呂不韋之後

漢武帝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家於居哀牢以嘉為不韋後之因縣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東漢永嘉郡始此

本作土人云

魏王子騫

武夷魏王子騫仙去頭顱留于人間幾千年矣觀中道士重襲藏之間出示客乃為禁御史　所莫　沈明臣豐對樓集

項羽

下相里鐫梧桐古蹟去人云項羽生于梧桐長于下相

湖州卞山楚王廟碑梁簡文云羽事佛不殺唐丘除有項王蔬食文　太平清話

保定縣西北七十里濁山閒項羽於此見群雁曰我當南面射中其一及射不中時人知羽不能濟　一統志

湖州城北舊為項羽所起吳中故址其門曰霸王門橋曰楚帝

橋

范增井

范增井在巢縣廳旁云是故宅

項伯

項伯名纏字伯高帝賜姓劉漢書功臣表射陽侯劉纏顔師古注云即項伯也索隱云項伯字子陵

鴉鵲井

臨城縣西北三十里鴉鵲井碑記云沛公避難井中有雙鵲集井上追者不疑遂得免　一統志

呂后父

呂后父善相人相經云呂公名文字叔平

陳平

陳平字孺子今陽武東下里也即古蒲鄉也古宰社處 陽武縣志

陳餘

臨武城縣東南五里釣盤山相傳韓信敗叔陳餘于此餘悶其地曰釣盤山餘曰魚過釣釣吾其亡矣遂過害 一統志

叔孫通

叔孫通名何字通 楚漢春秋

侯公

漢金鄉侯長君碑言侯以紬衆濟太上皇於鴻溝之厄謚安國

君曾孫鮪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爲大司空封於陵侯

錄誌

紀信

紀信四川安漢人予通高后八年周勃封諸呂通時掌符節納北軍竟成安劉之功 四川通志 紀信墓一在鞏昌府秦州北門墓側有廟 正統三年追封紀信常澤侯謚忠烈

蕭何

永城縣西南酇縣鄉漢置縣屬沛郡舊志爲漢蕭何食邑酇縣城東有何廟與墓及造律臺其東又有丘生墓與何全定律令

韓信

韓信拜將壇在漢中府城南濠上　慶雲縣東二十里樹甲口相傳韓信下齊營於此地樹甲至今老木猶多樛曲形

留州張大齡支離漫語云淮陰侯夷三族世皆無後矣而余會廣中人言曰吾鄉有韋土官者自云淮陰後當鍾室難作侯家有客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素與侯知已不得已為皇后所紿私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冤哉泪涔涔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逃南越我與趙佗善佗亦重侯必能保此兒遂作書遣客匿兒于佗曰此淮陰侯兒公善視之佗養為已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于海壖閣有酇侯所遺之書尉佗所賜

之記勒之碣銘

丁公

高帝戮丁公丁名固

四皓

東園公穊秉字宣明綺里季朱暉字文季夏黃公崔廓字少通

齊人甪里先生周述字元道河內人並隱商山　參道南楚紀

四皓墓商州金雞原　夏黃公墓在慈谿縣西南三十里慈谿縣志

應曜

應曜隱居淮上與四皓同徵不出

戚夫人

西鄉縣洋川城夫人生陽高帝寵之夫人思慕本鄉追求洋川之書高帝為驛致長安蠲復其鄉更名曰洋河川表夫人誕載之休

洋河在西鄉東二十里

張良

洪邁容齋隨筆論張良無後按良生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金金生千秋千秋生高高生睦後漢為蜀郡太守始居吳睦生嗣嗣生嵘又張良少子辟疆

頡羹侯

頡羹侯劉信書置七門三堰于舒城溉田二萬頃河渠書不載宋劉攽貢父為廬州從事始著之見七門廟記　頡羹侯塚在舒

州境今求之不得 滁陽志

堯舜為湯

漢初宮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各主衣服

未央宮

程大昌雍錄曰唐貞觀七年帝從太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帝捧觴上壽余竊惟是宮建于漢至貞觀閒幾八百年中閒離亂甚多理自不存又後漢書云王莽敗未央宮被焚更始居長樂朝群臣則後漢之初未央已焚何尚有未央可以置酒耶考之石虎建武十一年發雍梁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又隋文帝

移都大興城因其遺址增修宮側未央池漢武庫及樗里子之墓用此推之雖多更長亂借竊迭居然謂高帝遺跡故葬傳不應是大昌未見唐宋之間李義李嶠趙彥昭長安故城未央宮應制詩也細讀四詩備稱荒涼之地是毀侵城於故基而晏也凡前代之事非有證據以臆計皆是類也 李應祥雍勝略

未央宮瓦

未央宮瓦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雖有四篆字凡六等曰漢并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儲胥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萬壽無疆曰永壽無疆面至背厚一寸精其質亦可磨墨質稍粗比銅雀臺瓦為少劣

甘泉宮

雍錄云古以甘泉名宮者三秦之甘泉在渭南漢之甘泉在雲陽縣磨石嶺上隋之甘泉在鄠縣　李應祥謝昉　雍錄畧曰秦本紀始皇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已而更名為極廟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則甘泉前後必近上林即鄠縣之秦之甘泉與隋之甘泉正同一地安知隋宮不襲秦舊耶

長樂宮

長樂宮前殿東西四十九丈七尺西桴序一作中二十五丈深十二丈

漢紀

荀悅漢紀高皇后諱雉之字曰野雞太宗孝文皇帝諱恒之字
曰常考（孝）景（皇帝）諱啟之字曰開世宗孝武（皇帝）諱徹之字曰通孝元（皇帝）諱奭
之字曰盛較漢書多一之字

許負

許負河南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漢春秋觀裴松之曰
今江東呼母為負孔衍以許負為婦人如（知）為肓似然漢高祖時
封（此時）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為不然

成進諫擊匈奴

高帝擊冒頓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
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坐於代谷

累有平城之圍 主父偃傳

陽甲城

西安郡志元時有人嘗言於京師一朝士家見一雜書載陽中天城之說曰陽生於子而天開甲始也漢有天下是為一代閒天之始陽始生以期福祿於未艾見其官名未央可見秦王誠深

南北軍

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光公車蒼頭玄武北七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為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郎中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

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衛其屬有中壘校騎步兵長水射聲也騎胡騎虎賁八校尉而胡騎不嘗置惟中壘射聲虎賁三校在城中餘者則皆留城外總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改以上共計軍士九千四百餘人京衛單弱僅可備徼巡已耳何以御叵測也且高帝十一年發中衛卒軍壩上武帝三年發中衛材官軍長安武帝以衛尉擊南越宣帝又以羽林佽飛諸兵擊諸羌恐抽銳以往營衛蓋虛似高帝建軍尚有遺法　王佛記

新語新書偽撰

陸賈新語賈誼新書皆偽撰也高帝才最高乃能俛首竟讀々

歡稱善左右皆稱萬歲此宜有甚當帝心者今其謁劉敬學猶了無發明於秦漢興城之所以令高帝見之不當與儒冠同溺耶奈何得號新語也　賈太傅命世才也其所論著宜卓絕雄快尤採人意新書所有乃是全取治安諸疏語破拆補葺小有異同耳吾嫌讀班文使人神往一經屢手遂萎熱不振何異毀殿材作蝸牛廬哉殆教篇所引青史子其言甚正有先王之遺今不傳于世班固列於小說何也　黃、輝

薄太后

蔚州城東二十里漢代縣之武帝所生其西北四里有薄家莊薄太后家所居也

伏生女

伏生女名羲娥傳尚書於鼂錯

樊噲

樊噲原武縣人從母李嫁於沛遂爲沛人今原武有舞陽侯廟甚靈應

孫卬

漢初匈奴老上犯朝那蕭關北地都尉孫卬死之今涇州東二里朝那廟不知何代封朝那盖國大王祠於山東之麓有禱輒應（一統志）

文翁

蜀文翁舒人曹學佺兩河行稿文翁名黨蜀人諱之但稱翁

周亞父

景州城西三里許周亞父祠墓周圍蒔以柳名曰細柳營盖取北軍細柳之義　原武縣城東北數里古塚云漢條侯周亞夫墓四周皆磚封可三十餘步堅甚擲之作金鐵聲史記周亞父其巷人也原武本古卷衍地或亞夫先塋

楚王戊太子

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初就每夜見數騎騎往其間高宗勅巫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瘞於此明奴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其子死於此鬼

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徙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有遺語耳明奴因室詔興改葬咒書曰若改卜極為幸甚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殮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遂奏聞有勅改葬海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棺柩之屬朽爛已盡自是其事兆遂絕

董仲舒

廣川今景州嘉穀鄉有曰廣川鎮故城清河此鄉有曰黃(董)學村二村相去甚近元翰林學士曹元用記董子祠堂云廣川屬漢冀都郡今景州舊縣是也縣西南鄉有廣川鎮其別墅曰董家里有祠元末兵廢　明初以廣川為景州以董學入故城又冀

州棗強縣舊志董子爲邑人似妄又東光縣董子墓一統志云墓在西安府城南六里　宋程泰之題秘書秘書省春秋繁露後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觀其意詞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固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　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所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各居其篇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曰玉皇驅車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韍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四語若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製全不相似夫然後敢言今書之非真本也牛

事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
露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佑所引
推想其書皆句周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
林同為托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有名連珠者其辭
貫物象以達己意略與杜佑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
鏡則形窮者是也以連珠言右体其殆繁露之自出與其名與
体皆契合無殊矣　天氣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故新壯
十日而一將于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
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　繁露

枚乘七發，從得(有)傅毅(衍)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廣七廣，劉向

七略，劉梁七舉，崔騎(琦)七蠲，桓麟七說，李尤七歎，劉廣七興，曹子

建七啟，徐幹七喻，王粲七釋，劉鄴七華，陸機七啟(徵)，孔偉七引，湛

七(方)生七歡，張協七命，顏延之七懌，竟陵王七要，蕭子範七誘，諸

公馳騁文詞，而欲齊驅枚乘，大抵機括相同，而優劣判矣。趙王

枕易曰：七發來自兒谷子七辯之篇。謝榛(榛)四溟山人集

壺關三老

壺關三老狐茂

酒池

武帝作酒巻(池)以誇巻胡，飲以鐵杯，重不能舉，皆抵牛飲。太平寰宇記

巨靈

武帝時東郡短人長七寸名巨靈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

詛呪

漢武帝令丁夫人維楊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日與神君文成等將故其後卒有巫蠱之禍父子夫婦君臣之間坐死獄者不可勝紀然周禮宗伯之屬詛呪掌盟詛司巫掌群巫之政令于男巫女巫不一而足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祇物魅則三代已有之矣曾謂周公作法而有是乎 五雜俎

蜀

常璩敘蜀志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其曰蜀之為國肇於人皇

與巴同囿至黃帝為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子高陽是為帝嚳封其支庶于蜀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地稱天府原曰華陽故其精靈則井絡垂耀江漢遵流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其卦值坤故多斑彩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星應輿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與秦同分故多悍勇有周之世限以秦巴不與春秋會盟周失紀綱蜀先稱王始於蠶叢其目縱死作石棺槨稱縱目人塚次柏灌次魚鳧魚鳧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後有王曰杜宇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悅之納為妃移治郫邑改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禪位於開明升西

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杜宇也開明位號曰叢
帝生盧帝至九世帝稷稱王開明王自夢郭移乃徙治成都時
蜀有五丁力士擔王冢輒令移山大石長三丈今石笋是也號
曰筍里未有謚列但以五色為主故其廟稱青赤黑黃白帝也國
顛王世蜀有褒漢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
蜀王〻〻報之珍玩化為土惠王怒群臣賀曰王當得蜀土天奉
我也惠王乃作石牛五頭置金其後曰牛便金蜀王使〻請石
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嘲秦人曰
東方牧犢兒秦人笑曰我雖牧犢當得蜀也武都丈夫化為女
子美而艷蜀王納為妃不習水土欲去王為東平歌以樂之無

丈

幾物故蜀王哀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塚高七尺上有
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後王悲悼作史邪歌龍歸之曲成
都縣內有一方折石圍可六尺長三丈許傳言丁士擔土擔也
公孫述時石折任文公歎曰噫西方智士死吾其應之周顯王
時惠王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
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五人相助挽蛇山崩壓殺五丁及五
女蜀王傷之因命曰五婦塚於平石上為望婦堠作思妻臺周
慎王五年秦從石牛道伐蜀蜀王拒於葭萌敗績為秦軍所害
太子亦喪于白鹿山開明氏遂亡周赧王元年秦封子通為蜀
侯以陳壯為相六年陳壯反殺蜀侯秦伐蜀誅陳壯封子惲為

蜀侯条伐楚取商之地為黔中郡惠王許之其年使張儀城成

都城郡縣臨邛其築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養魚今萬歲是也

赧王十四年蜀侯惲祭山川獻饋于秦孝文王後母害其寵加毒以

進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與近臣近臣斃王怒賜惲劍自

裁誅其臣郎中令嬰等明年封其子綰為蜀侯十七年迎惲喪

車至城北門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曰咸陽門為立祠有靈祈

赧應三十年王疑蜀誅綰除侯置守拜李冰蜀守冰號汶山為

天門至湔氐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彷彿若見神遂從

水上立祠三所穿郫江等水激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

里號為蜀海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又作三石人立三水中與

江神要水竭不生足歲不改有時青水有沫水出彌山腦溷崖
破害舟船冰發卒鑿平溷崖水神怒冰操入水中與神鬭九冩
諸冰皆冰所通汉穿廣都鹽井蜀益饒漢初發蜀漢粮助軍收
其精銳以補傷疾孝文帝末年文翁為守贊厲學政比於齊魯
自漢興至於哀平皇德隆熙牧守仁明宣德立教風雅英偉之
士余世挺生於是璽書交馳於斜谷之南玉帛戍乎梁益之鄉
秀彥盛出咸龍飛紫闥允陟璿璣或盤桓利居經綸皓素若相
如子雲君平葉蔣湮廷嚴穢能安有鱗鳳集於羣世哉其美禮
名不歷政漢徵之士蜀有四焉昔秦始皇定六國徙豪右於蜀
家有鹽銅之利戶專山澤之財結駟連騎以富相尚原其由來

染秦化故也蜀之世係大都具此數語璐本欲作神怪而中奇

闢异見亦異世不絶豈偏方之瓌氣固然耶何據羌猎志之罕

平也五丁咸以為一人觀之志文似非一也　常璩以陳承祚

所著益部耆舊傳未備遂作華陽國志其序云漢晉方隆官司

星列提封圖籌歲集司空故人居學士蓬高堂精惟慢足綜物

土不必待本紀也暴遭厄運西夏淪陘三州近為荒裔桑梓曠

為長野懼益遯棄城耶靡闕乃致諸書遂成十篇資腐帛于顛

墻之下求餘光于灰塵之中劃戢者多故有所闕猶愈于遺忘

焉其稱舊說也曰三皇乘祇車出谷口即今斜谷也武王伐紂

蜀亦從焉周頁王十六年秦厲公城南鄭谷道久迷兵而稍力

五丁殊未熟也世傳蜀王蠶叢開國迴三千歲又云荆人鼈靈死化為蜀帝周萇弘之血成碧珠杜宇之魂化為子鵑又言蜀推鑿左袵未知書文翁數始知書按蜀記周失紀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帝則蠶叢自王杜宇自帝當周叔世安得三千死者不更生況復為帝乎碧珠出不一處宣書一人之血子鵑鳥或云巂國四海有之何必在蜀彭祖在蜀為殷太史周末蜀首為秦郡縣故蜀紀曰大人之御豈當漢興及稱荒服無文學哉其稱亦近理其文辭不及壽雅趣殊勝之藝海洞酌

嚴君平

君平姓莊名遵一作尊注老子指歸

嚴君平友

君平友忠東子衡州人教遊三湘久棲南岳衡州府

公孫弘

公孫弘字次卿見鄒長倩與公孫弘書 丹鉛餘錄

公孫敖

將軍公孫敖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 衛青霍去病傳

霍去病琴歌

去病琴歌曰四夷既 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無央兮載戢干

戈兮矢藏兮麒麟来臻鳳凰翔兮與大相保永無疆兮親ヽ百年各延長兮 古今樂錄

鄒子樂府

樂府青陽朱明西顥玄冥四章係鄒子作 漢書

枚乘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車上東門游戲宛與諧洛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云孤竹一篇傅毅之詞 絲細闕學

徐陵玉臺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為乘作懍ヽ歲云暮冉ヽ孤生竹為古詩

李陵臨沇仝

李陵為臨洮令從渡匈奴邑凡悉之立請陵館 大同城北五百里雲內州李陵臺高二丈餘其近有拂雲堆〻上有祠

八公

壽春八公山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 高誘鴻烈解敘

左吳雷被伍被見于史雷被為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為賓客之賢也 容齋續筆

司馬相如弟子

相如弟子盛覽張叔俱牂牁人覽著賦心四卷 華陽國志

文君甕盤

文君甕臨邛楊氏於卓王孫故址掘土得之高三尺五寸口員

四尺八寸腹闊九尺五寸足闊四尺下漢篆不可識口面徑二尺厚一寸形製堅渾古色蒼黙（陳眉公偶然雜書）文君漆盤南充黃大史輝家出示客（東中郎集）

柏梁詩

上林令蒲萄全橘桃李梅　急就章欵冬貝母薑狼牙蓼蘼桔梗龜骨桔句法同

思子臺

漢武晉惠俱有思子臺眉山史經臣有思子臺賦（東城志林）

茂陵

武帝茂陵東去長安城八十里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闗中記

云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其形方正以漸殺其上而頂平狀類覆斗九陵皆徙民置邑其旁為戶五千獨長陵茂陵俱萬戶蓋諸陵俱謂北咸陽原上自東而西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昭帝平陵及武帝茂陵所謂五陵也茂陵東一里三十步為衛青墓高二丈少東霍去病墓高如青塚而頂銳支旁分巨石矗立其上與塚形不類漢書為塚象祁連山以去病嘗破匈奴於祁連也顏師古云塚上有竪石塚前有石人馬者是也當茂陵東去病墓西稍北有塚視青墓高少減世傳為丞相公孫弘墓也茂陵西一里李夫人墓三輔黃圖云東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高八丈名留仙

臺水經注云其塚形三成世謂為英陵蓋其上為孤陵之狀與
諸陵所製特異耳 王禕渭茂陵記

衛太子

漢紀始元五年春正月夏陽男子張延年自稱衛太子儁不疑
傳云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

爲張公畫琵琶

漢嫁烏孫公主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心者非昭君事

主父偃

宋張峰民回近歲清南有田夫得宿藏于土中凡七甕水銀者
二金銀著五金銀皆刻主父字按漢主父偃以金敗而至於族

其自識其墓今日乃知僊之死非謬也

東方朔疑冢

厭次古城在古平原北二十里有東方朔疑冢七十二

東海孝婦

東海孝婦竇氏于定國雪其冤 淮安府志

漢祭金馬碧雞文

特節使者王褒敬移南崖金精神馬縹縹碧雞處南之荒深谿田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於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號白虎 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 楊慎 金石截文

古詩觸諱

漢法觸諱者有罪 古詩盈盈一水間 李陵詩獨有盈觴酒 正惠帝諱 韋孟詩曰實絶我邦 犯高帝諱 或古人臨文不諱也

趙李

漢書何並傳 經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 何並曰趙李桀惡 當得其頭以謝百姓 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 顏延年以為趙飛燕李夫人 楊用修謂漢書谷永傳 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 成帝齊與微行 焦周敘指

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 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

註言世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　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蘇武

匈奴以漢兵深入窮追四十餘年孕重隳殰罷極苦之有欲和親計衛律乃更諭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降故匈奴歸二人

撐犁

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事有故匈奴號猶稱而問之奴曰匈奴

匈奴稱撐犁猶吳人稱天子也　皇甫謐春秋

王昭君

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婿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妃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曄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粧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夷狄然嬙不言呼韓邪願婿而言　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不合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曰烏孫公主非昭君意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穰女

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以其有異人衆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〻以地遠不幸備賜單于異人婦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自卒盡其事雖出無所考正自傳史尚不同況傳記乎要之琴操家懷情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人生女必灼艾灸其面應以色選故也昭君卒葬匈奴謂之青塚晉以文王諱昭號明妃云韓子蒼昭君圖序昭君有胡笳二十一拍至三十六拍

宋書殘跡

梔里冷柒堂殘黯敘不事有司舉奏未下陳咸素重云〻從荊侯數令上書自訟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禁中語下

獄掾治械死既爲城旦 漢書陳萬年傳

梅福請封孔子後

福上書略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子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歆匹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受其福

楊雄

新喻蘭紹芳曰志載劉棻美新論稱門下中郎大夫臣楊雄上桓譚新論曰楊雄作甘泉賦一首始從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李善甘泉賦注引漢書永始元年正月成帝幸甘泉宮雄隨幸還奏賦風之逸年自永始四年至莽篡漢初始元年則雄

范至十年矣後漢程辭傳曰學數從揚辨析疑異是璋親炙于
雖其所說而可信與辭不同見武藏錦之學入品朴直言議
不業蓋可信矣漢書作叢名帝將圖苑經成于書大家世將百
年耳目態隔滿發影響歷聞實責加之疾恙何所不成如前所
稱難以英篆之高點盛之介不足倫擬豈遑甘歷屢輙事好肴
黄門給事之職已前故無禄位之物丈見于後書出一口背馳
兩端且稱事肴雖回寂寞氣皇秘閣不能更生屬聘儒官優游
經術職克潋之功乏聚成之驚絕無所恃爲怨　太世法言
精與右　劉泰美新脩藻揚厲雖曰各種並論不同宜亦詞氣
相類今細玩窮枝墨蹟彷彿非出好事之手必入劉　之筆而

新室谷永亦字子雲莽大夫之書未必不誤題也

富順李長春曰史稱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甄豐子尋劉歆子雲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子雲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之子雲恐不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詔勿問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摽漢石渠天祿二閣皆藏秘書之所藏在未央宮北第由石渠而進南有明光桂宮閣之則天祿更在其北矣子雲初被薦待詔承明據三輔黃圖云未央宮有承明殿著述之所龔奉又言漢初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則承明當近前殿稍南矣於石渠已甚遠矣況天祿

乎揚子雲解嘲自言登金馬上玉堂而史又稱其給事黄門大
金馬門乃宦者之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以
爲名予雲時待詔承明故由金馬入黄門以達玉堂曷嘗儀直
天祿乎藉令以校讐爲業彼石渠所貯御儀圖籍與直廬皆在
予雲不比之寓而乃徑赴天祿而有投閣之事乎然則劉向校
書天祿者又何也予攷漢玄武北闕上書奏事謁見之所公車
司馬在焉時以光祿大夫正中朝官故可就校天祿耳予雲既
待詔承明宜從蒼龍東闕出入何由曲折而北乎獨嵇孟堅何
其忌予雲之深也
泰和明正甫田攟摭傳疑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

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攷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尌五十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攷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未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于莽年者非也其云頌莽妄可知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侍郎簡佑芳辨証尤悉予按之莽自平帝元始間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歲矣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末不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

詎止三世哉
辭時可曰予仲吳仲文曰建始元年至天鳳五年止四十八年
雄來京師未必即在成帝初年又按王音卒在永始二年去天
鳳五年三十一年耳即音薦雄何以云不得延於莽年也又謂
劇秦美新出于谷永大谷死成帝時未嘗逮莽也而可以爲谷
作乎元后崩雄爲作誄可謂不仕莽乎前後諸說頗如聚訟然
即以漢書斷之云雄年四十餘自蜀至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
文雅召以爲門下史桓譚新論雄年四十六值王音新爲政始
得爲史與漢書四十餘合是歲陽朔三年也以七十一計之其
卒當平帝元始五年非天鳳五年也元后死于建國五年雄死

亦吾年爽惡從誅之雄善數學劉棻為雄弟子作符命時稱引其師為重耳非雄自作符命也

郫縣西二十里楊子雲墓萬曆　提學副使泰和郭子章封題刊石曰楊玄先生之墓謂所著法言太玄也

楊子雲河東賦羲和司日顏倫奉輿顏倫車神名

公主峰

南陽公主下嫁王咸漢綏和閒王莽秉政謂咸曰國危世亂但當退而修身咸不能從公主遂于華山結廬歲餘精思丹道衆雲氣冉冉而去咸追之升層雲漢然無迹忽於嶺上見遺朱履一隻取之已化為石後人名其峯曰公主峯

馬適求田強

鉅鹿馬適求以布衣誅莽不克死　五溪酋領田強王莽欲錫強銅印有子十人雄勇過人乃曰吾等漢人誓不仕莽以其三子各將五百人下走沅東各築一城烽火相應田子居上城王子居中城參子居下城

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本出葛稚川世或以為吳均或以為劉子駿據酉陽雜俎稱六朝人欲用西京雜記事既而曰此吳均語不足用蓋吳均專用西京雜記故因以為吳均語非吳均作西京雜記也黃勉之曰班固漢書全取劉子駿書特小有異同耳洪又抄集固

所不録者二萬許言命曰西京雜記陳氏樂書言秦咸陽宮有銅人十二列在一筵琴筑笙等各有所執組綬華彩儼若生人下有伴二工吹而組緄則諸樂並作節調和美與人奏無辨云西京雜記著之今攷無焉則闕籍非洪舊矣

常氏兄弟

光武遭王莽之難常人氏兄弟十人匿之莽圍急兄弟謀代死寂李者曰我貌相類斬吾首獻之可免也如言圍解及即位封崇聖公建祠于廟為營其墓後九人皆列塋凡十塚 安縣志

光武微時子

光武微時過蜀徙為郡之江陽生一子望氣者言江陽有貴兒

縣人因王莽亂求錢之後光武起為予立祠責江陽人不使冠帶

舂陵

舂陵今永州之寧遠縣故漢陰道縣舂陵節侯買封于此元帝時徙南陵(陽)仍號舂陵今襄陽之棗陽縣

攀倒井

邯鄲縣西北二十里有井相傳光武逐王郎于此士馬俱渴因無汲具鄉攀倒飲之事涉荒唐予初未之信也及親履其地歸視久之則類倒之狀順有土人指予曰此水高下不平以繩測之東西相去尚二寸許噫其故難知矣 盧龍雲

光武故人牛牢高獲嚴光

牛牢觀鄉人　高獲與光武有素引見謂曰叔公朕欲用子為吏宜改常姓(性)對曰臣受姓(性)于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便辭去方術

傳

高獲審舉孝廉後遁居江南有墓在丹陽池州城西七十里

嚴光本姓莊字子陵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遺(故)文(讀)太平清話

云子陵年八十終子茂〻生隆〻生果　明太祖高皇帝嚴光

論曰名爵者民之寶國之賞罰亘古今而奔走天下豪傑是也

禮記曰君命賜則拜而受之其云士矣聘士於朝加以顯爵拒

而不納(受)何其侮哉朕觀此等之徒受君恩固(罔)知所潛稟天地而

生顯鍾靈秀故不濟人利物惡若雖不如斯人之奸詭其如咒
神何且彼嚴釣于水際特以為自能爭不然耶君恩之曠漢何非
是耶微使嚴獨至即劉盆子輦泥淆未定之時劉光釣于何處
當時避家草莽求食顧命之不暇安得優游樂釣與今所以獲
釣者君恩也假使當時于朝推命而不仕去此而終無人用
天子才昧而德薄民受其害天下荒荒若果如是樂釣與優游
與朕觀當時之罪人大者莫過嚴光用意之徒不止忘恩終無
補報可不恨歟

馮異母

異從光武其母羅之曰汝今盡忠莫思盡孝我寧死遂自縊今

廟祠饒陽縣西曰馮母廟

伏波將軍

伏波將軍前漢路博德後漢馬援陳登夏侯惇魏滿寵既像孫
權盧欽晉孫秀葛洪陶延魏晉宋五品後魏北齊從五品梁四
班周五令

黔貢通番禺

公孫述據蜀謝暹為牂牁郡功曹乃與郡大姓龍傅尹董氏保
境為漢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號為義戶
郭子章曰牂牁道番禺至洛陽即唐蒙之說也羅文恭公作廣
輿圖謂烏撒七星關水即牂牁江源析流為盤江經泗州城稱

右江達四會番禺入海鄭𡻕山方伯作牂牁江解瀉鬱江下流
至打牂經城州界舟楫始通由二説觀之牂牁的然可通番禺
特由貴州入粵西由粵西入廣州由廣州入豫章而後可達中
原嗚呼悲矣雖然四方備多故楚蜀之通援則此一路官滇黔
者當留意焉

銅船

馬援鑄造銅船濟海後今沉于渚天霽水澈往往望見一名越
王船 郡志圖今在鬱林州

銅柱

建武十八年馬援平交趾徼側立銅柱南寧界上 在欽州古

森峒上鑄柱析交趾域交人過其下輒土石培之　吳黃武
二年都督程晉與關羽分界共鑄銅柱爲誓衡山縣西北百二
十里　唐馬摠爲安南都護撫夷安之建銅柱于漢故處鑱四
唐德以明伏波之裔故今左右江各有其一又其一在欽州貴
西南三百六十里分茆嶺茆草爲界　五代晉天福五年庚子
上溪州刺史彭士愁納土求盟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爲界六
策府學士李弘臯銘曰釜人汗出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〻百
年在辰州府城西北百一十里今溪城對江　國朝彭天寶封
宣武將軍世襲
班固漢書

漢書建初中成永元四年班固死范史謂固死獄中女弟曹大家應詔踵成其八表天文志此好事之誤非實也　曹大家子穀見文選東征賦注非穀　宣府鎮城東南三十里燕然山相傳竇憲紀功處

石敢當

急就章有石敢當虛擬人名原無其人也

射烏辭

明帝東巡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郎射中之遂作辭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中掖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

陳蕃西郡懸榻

蕃為樂安郡太守郡人周璆高絜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出惟陳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傳

周璆　豫章懸榻

見徐稺傳

陳元　辨留左氏學

東漢特議立左氏學博士范升奏左氏淺末不宜立廣信陳元上章力辨卒立之前漢劉歆事同

童恢

後漢循吏傳不具今童恢家長洲王楸攷碑乃姓黃非童也野客叢書

章帝耕懷縣

章帝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毋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章帝耕於懷縣今之武陟大義鄉也民至今為耕務恥棄作　武陟縣志

孝子

郭巨獲金半奉母事達奇曰慈仁　文舉生於河南林縣獲金於內丘之金提唐年於肥城

姜詩故居今四川德陽縣所涌泉流今灌田千頃

泰山都尉孔宙碑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又門生故吏名碑在曲阜孔廟楊慎金石古文曰右孔宙碑陰不云碑陰而云門生故吏名此漢碑中之

僅見者前碑云故吏門生陟山家勒名銘示後則此所載皆其人也今按演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一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今隸釋謂漢儒開門授徒親受業者則曰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德而稱之曰門生舊所守府其掾屬則曰故吏占籍者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隸則曰義士此皆讀漢碑者之所當知

張道陵

陵病瘧於丘社中得咒鬼術書遂解使鬼入鶴鳴山自稱天師熹平末為蟒蛇所噏子衡奔走尋屍無所乃假鼓權方生縻鵠厭置石墓頂到光和二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衡

為余師衛子魯爲嗣師以法戒天下 李賡芳記

大人丈人

康翊仁識人擇織詩云日丈人嫌樂府焦仲卿妻三日斷五匹丈人故嫌遲後漢范滂謂母爲大人史記索隱注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人尊父嫗爲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匹丈人故嫌遲也 吟窗雜錄

潛火剛火

漢邊禁防守有潛火 藏火於爐 牂柯郡毋斂縣有剛火 華陽國志

右經

靈帝光和六年刻石經於太學講堂前　熹平四年　蔡邕與五官中郎將高堂谿典諫議郎張馴韓説太史令單颺奏定六經邕自書丹於石使工鐫刻立於太學前　再刻魏正始年立古篆隸三體石經　北魏世宗神龜元年補石經　唐天寶　年刻石經于長安　何景明曰西安石經唐文宗開成中所刻鄭覃與周墀等進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韋以寧栩兼祭酒於是進石經一百六十卷舊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石本委棄于野朱梁劉鄩守長安幕吏尹玉字白鄩請輦入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謂此非急務王羽紿之曰一旦虜兵臨城碑爲矢石亦足以助賊爲虐鄩然之乃遷並唐尚書省之西隅宋黎

將徙置京兆府始於元祐二年將作新移石經記有曰洛陽蔡邕石經四十於邵秦萊處所見其存者總十有六餘皆殘壞磨滅云　五代蜀孟蜀石刻九經　宋淳化　年刻於開封　高宗紹興　年手書刻於臨安今在杭州府學廟門內

義田

義田肇於漢樊宏魏張俊北魏崔挺宋范仲淹元張起巖

手文小同

鄭玄及遺腹孫俱有手文名之曰小同

董永孝感

千乘董永東漢末避兵青齊家貧傭耕以養父父沒貸錢里人

裴氏鬻身為奴以塟之乃感神女織絹以償眾卒亦塟於父側

遂名其邑曰孝感

蔡琰

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俗落僅餘兩句亦似世人負世耶　黃山谷

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既被誅而詩紀以卓亂流入胡為非琰詞此蓋未嘗詳致於史也且卓既擅廢立袁紹等起兵山東以誅卓為名中原大亂卓挾獻帝遷長安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乎則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誅之後其詩前言偪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誅不祥則指紹輩固可見總言平士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縱獵圍城

邑所向悉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
且阻則是為山東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歎興窮
已則匿尚無恙無疑也蔡寬夫詩話 尉氏縣南四十里隗村保為
蔡稜墓相傳子邕附葬其側稜字伯直有清白行鄉俗黨不協
於時無翼華縣人爵不紆年五十三謚貞定 尉氏縣 三十
五里蔡家莊蔡邕宅墓並先世之墓皆今存廟祀邕圉村在縣
東二十五里史稱蔡邕為陳留圉人者指此邕篤孝母卒廬墓
下有別兔連理之祥
晉武帝母景獻太后羊氏其母邕之女也
先氏女

永建元年　縣長趙祉遣吏先泥和拜檄巴蜀守過成湍灘死子賢求屍不得女絡年二十五乃分金珠作二錦囊繫兒頭下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女絡乃乘小船至父沒所哀哭自沉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屍俱出至日父子浮出縣言郡太守肅登高上之尚書遣戶曹掾為之立碑人為歌曰符有先絡僰道張帛求其人天下無有其偶者矣按僰道張帛黃貞妻也沈身求貞事頗類此女絡事同曹娥皆出漢漢皆載范史今書娥以邯鄲蔡氏賞識感傳而此事罕知是知文士之操名數也此本漢事而記出晉人故附之晉乘　藝海涸酌

馮惟訥

漢壽亭侯

漢昭烈初勸進表首列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

張魯母

魯以鬼道見信於益州牧劉焉魯母有少容往來焉家　張魯曰寧爲曹公奴不爲劉備客

陶謙

徐州牧陶謙以破西羌功封溧陽侯子孫家溧陽　祖墓在今大石山麓

魯王梁王二冢

蜀漢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許靖立子永爲魯王理爲梁王册永策曰小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

國家封於東土奄有龜蒙世為藩輔於戲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之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享是宜其戎之哉賜哩冢曰小子哩朕統漢序祇順天命遵脩典秩建爾於東為漢藩輔惟彼梁王巖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 按蜀僅一隅梁雖巖甸而魯則隔甚鬻爵可也用魯事失寔作者之過也

諸葛亮

晋桓溫入蜀諸葛孔明之小史尚存時年一百七十餘溫問曰諸葛公有何過人處史曰亦未見其有過人處溫便有矜色史良

父曰但是自諸葛公以後便未見有多富如公者

武侯八陣圖有四一在夔州之永安宮南江灘一在新都之彌牟鎮一在成都之蔡坦市一在沔陽之高坪故壘新都今滇南劉文徽曰世傳夔州之石新都之水或遷或移終復原所似若有神物呵護之者郭子章曰是說也出於三國演義述陸遜　而杜甫詩亦有江流石不轉之句遂神其事以為不朽夫演義小說家不足信石在江中塹自不轉豈必八陣圖哉且後人愛孔明并存其蹟勿移勿徙是甘棠耳且陣圖有四夔州石存新都以在都外存如成都市莫為居室沔陽營淨為沙石又何不呵護之乎　郭子章蜀草

楊慎滇畧撰武侯於滇威德最遠距今二千年猶人祠而家祝之其遺蹟故址散見諸郡者不可殫述雲南則有諸葛營及刻碑文曰碑即仆蠻為漢奴夷有過者嘗以石擲之有盟蠻臺大理有畫卦臺天威徑諸葛城故壘及邛篆臨安有諸葛山永昌有諸葛營所臺糧堆打牛坪諸葛寨諸葛堰楚雄有破軍山臥龍岡湯團箐武臺髳州營曲靖有盟夷山句柰山八塔楚井澂江有諸葛營蒙化有巍寶山玉珠白塔鶴慶有諸葛塞泉及池姚安有武侯塔遺壘土城武定有故城諸葛營北勝有祭鉼臺麗州有孔明寄箭山普耳有孔明營壘車里有孔明碑其他祠廟未可勝數諸蠻之人畏之如天地愛之若祖考華而華心悠

久無數鳴鼾其亦可謂聖而不可知也夫

鄒子章黔記貴州有會城有藏甲岩羿節七里關烏撒有榑鐘岩數千有諸葛營所在皆謹祀之

木牛流馬

木牛即今小車有前轅者流馬即今獨推者民間謂之江州車子事物考車之為制其來雖久爽蜀所製孔明以運通不便始數人為之而制或少异故亦异其名以義推之則木牛為小車流馬為小舟如今竹簰之類今民間擡木石雖扛皆名牛江南小車有名羊頭者而南京有風馬快船則孔明之以木牛流馬名其車又何异哉 路閑攮萬一樓集

龐敍

襄陽龐敍故宅廢為雲封寺尼僧居之迴樹陳　改建層樓書院　襄陽府志

關羽

雲長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　許州有關羽一宅兩院遺址，羽請於曹操求納秦宜祿妻見常璩襄陽國志

孟獲說夷

益州大姓雍闓附吳投永昌太守府丞諸夷荅都護李嚴書曰愚聞天無二日土無二主今天下分正朔有三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

端脈三斛斷木搆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否吳爲悉皆從關斷木壁劉安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吳 雲南通志

梁父吟

孔明梁父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樂府作遙望陰陽里青州有陰陽里田疆古冶子解題作田疆固野子 羅滄浪詩話

張飛

飛字益德俗作翼德 新鄉縣真多山張飛題名王方平錄蕼此山童子歌玉樓三洞雪隹宿乃行江流縣紀功題名云漢將張飛率精兵萬人大破賊首張郃於八濛立馬勒石 四川藝文志

馬稷

蜀志向朗傳朗隨亮漢中秦興馬稷善街亭之敗稷亡朗知情不舉高恨之免官還成都大稷亂敗矣不即歸死司敗捕而後傳之不誅又奚待乎 王世貞

關興

關羽子興字安興 關人張揆云關將軍本傳氏裔避難而進進者諱之誤應曰關氏遂姓關

廖式

廖化從諸葛亮南征封中御侯呂岱督兵陸口遂從家蒲圻宗人廖式趁兵應亮謀恢漢業不克死之舉族自蒲圻遷於衡山

楚紀

御正張通

秘書令御正殿中監張通舍妻子隨後主於洛陽